

續  
文  
獻  
通  
考

卷八〇——八三

7保4  
5266  
70-22



門  
號 5266  
卷 70-22

文獻通考卷之八十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節義考 義士

春秋

召忽齊公子糾家臣也齊襄公無道公子小白奔莒公子糾奔魯後魯伐齊納子糾而小白已先入使鮑叔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  
鉏麇晉人晉靈公惡趙宣子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

三、七十九京

曹子臧曹諸公子也晉侯執曹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  
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  
雖不能至敢失節乎遂逃奔宋

季札吳王壽夢第四子壽夢賢季札欲立爲後札辭之乃  
立長子諸樊諸樊又賢季札欲立爲後札又辭之樊乃  
傳位餘祭餘祭傳夷昧以次及札使不得辭札終辭而  
去初札有寶劍徐君欲之而口不言札亦心許之矣及  
再適徐徐君已薨乃拜其墓懸劍于樹而去

北郭騷齊人捆葦織屨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遺之及  
晏子見疑于景公出奔過北郭騷辭之郭語其友曰吾  
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養其親者身伉  
其難今晏子見疑于君吾將以身白之造于君庭曰晏  
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必侵矣不如死乃自刎其  
友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自刎景公  
聞之亟追晏子反

靈輒晉人趙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輒饑食之輒舍  
其半曰請以遺母宣子因與之簞食與肉後靈公伏甲  
攻宣子輒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曰余翳桑餓  
人也問其名不告而退

程嬰公孫杵臼晉趙氏家臣也下宮之難趙氏盡滅朔妻  
趙姬有遺腹子屠岸賈令人索之姬置襦中祝不啼得  
免而賈猶索之不已公孫杵臼謂程嬰曰立孤與死孰

難嬰曰立孤難杵曰日子爲其難我爲其易嬰乃以巳子易趙孤令杵曰負之匿山中出曰誰能與吾千金者吾告趙氏孤處屠岸賈與之千金乃從山中索得杵曰與孤杵曰佯罵曰小人哉程嬰也利人之財而滅主之嗣遂與孤俱見殺而真孤固在也嬰撫育之十五年愬于韓魏二家復立趙後盡歸其田土是爲趙武趙武旣立嬰乃自殺以報杵曰

魯仲連齊人秦圍趙急趙求救于魏魏使新垣衍約趙欲共尊秦爲帝仲連義不帝秦欲蹈東海死適魏救至秦師乃退平原君以千金贈連連曰所貴乎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取也棄之而去後爲田單下聊城齊王欲

爵之逃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屈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漢

欒布梁彭越大夫也布爲越使他國返而越被誅乃奏事越頭下終其使命高帝使人捕至命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昔陛下與楚戰于滎陽梁王左顧則左勝右顧則右勝不以此時反今天下已定梁王得分土亦欲傳之子孫世世無窮也而枉以讒言受誅臣恐功臣人人自危矣今梁王已誅臣生不如死願就烹帝釋之任安字少卿滎陽人嘗爲大將軍衛青門客後青日衰故客多歸霍去病安獨不往

郁越太原人舉孝廉以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分給九族州里顯名于世

樓護齊人舉方正爲諫大夫上先人塚過齊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日散百金有故人呂公無子護養之終身

東漢

劉平楚郡太守孫萌吏也萌將爲龐萌所殺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身被七創龐萌曰此義士也釋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鄭雲字仲興四明人與梁宏俱爲吳郡太守尹興主簿興以楚王英謀反事覺并宏下洛陽獄雲始終明興無辜不以考掠誣服竟下獄死宏亦肌肉消盡終無異詞後以陸續事放興還田里表雲門閭而宏亦釋放

朱暉宛人少遊太學見張堪妻子貧因以金贈之人稱其義

所輔平原小吏也賊入境縣令劉雄帥衆追戰爲賊所執將刺之輔以身代令死賊縱令而刺輔事聞詔書追傷之

孫賓碩桓帝時人趙岐聞家有唐衢之變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名又轉詣北海常於市中販胡餅孫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見趙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耶販之耶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

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所將兩騎下馬扶升之岐以爲唐氏耳目也甚布賓碩開車後戶下前檐謂之曰視處士也石今面色變動不有重恐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椎牛醢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往別田舍藏置復壁中後數歲唐衡死乃出還本郡

王忱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見一書生病困憊而視之書生曰我床頭有金十斤願相贈死乞藏骸骨忱方欲詢其名而已絕卽鬻一斤營其殯餘悉置棺下後有馬一匹并風捲紅帔入其庭有老父曰此我家物卿何陰德而致是忱因述葬書生事老父泣曰此我子也姓金名彥向不知死所乃煩君爲葬之因共詣其所發瘞金故在也

楊匡陳留人初爲杜喬掾喬與李固坐黨錮死匡衛其尸都君從事執詣梁太后太后義之因上書乞送二人骸骨歸葬遂隱不仕

劉虞漢宗室也以大司馬牧幽州時天下大亂羣盜並起關東諸將欲奉虞爲天子虞堅拒不受欲奔匈奴以自絕乃止尋爲公孫瓚所害人咸惜之

劉翊字子相潁陰人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獻

帝時舉上計掾累遷陳留太守及歸道遇士大夫病亡輒以馬易棺葬之又逢知故困乏因殺所駕牛以救衆止之翊曰視歿不救非義士也遂俱餓死

任光字景升鄆人光爲縣主簿海賊作孽縣長朱嘉部衆出戰爲流矢所傷賊突嘉前欲刃之光乃以身捍嘉力戰而死嘉獲免歸治出俸厚葬之

承宮姑幕人嘗闢地數十畝種禾已有人來認曰此吾禾也宮遂與之

田疇右北平人幽州牧劉虞欲遣使詣京師難其人或言田疇雖少有奇才虞乃請爲掾遣之至長安以爲騎都尉不受比還虞已爲公孫瓚所殺乃謁祭虞墓陳發表

章痛哭而去瓚怒購求獲之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且將軍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士恐燕趙之人皆蹈東海而死耳瓚釋之歸率宗族及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躬耕以養父母歸者至五千餘家乃爲約束三十餘條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好左氏傳亡命奔劉先主於涿郡與張飛三人結爲兄弟而先主爲平原相羽飛分統部曲周旋不避艱險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操禽羽以歸拜偏將軍禮待甚厚袁紹遣大

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曹操使張遼與羽擊之羽刺良于萬衆之中遂解白馬圍操卽表羽爲壽亭侯因遣張遼探羽去留之意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操聞之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及羽殺顏良盡封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左右請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自是佐先主收江南諸郡拜襄陽太守盪寇將軍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前將軍假鈹威鎮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用司馬懿計陰結孫權乘羽圍樊城而權引兵據江陵盡擄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禽

羽欲留之以敵曹操左右不可乃斬羽及其子平于臨沮追謚曰壯繆侯

陳容射陽人隨臧洪爲東都丞洪被執于袁紹將死容曰將軍舉大事而先殺忠義可乎紹慙使人牽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遂見殺

曹魏

龐涓酒泉人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羗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涇棄官奔哭喪所訖徐請猛門裹匕首欲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後太守徐揖請爲主簿郡人黃昂反圍城涇冒圍出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



軍未至而城陷揖死清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曹操聞之辟爲掾屬

向雄河內山陽人高貴鄉公時爲鍾會功曹會以反誅雄收葬會司馬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又收葬會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哉今王旣加刑戮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缺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于時哉昭悅與宴而遣之

任昭先初名瑕樂安人比鄰擅耕其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瑕瑕曰我自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

吳 陸瑁字子璋吳郡人與同郡徐厚素不相識厚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墳收養其子從父績早亡一子一女皆數歲瑁迎養咸使成立

晉

李義鄆縣人盜起荆湖義傾家貲市兵器率鄉人擊破之闔境以安陶侃召至麾下分兵使擊賊後民立祠故居太尉廟側

王道蓋東莞人晉大明八年東土饑歉道蓋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賑恤

桓雄長沙人爲譙王承主簿及承被王敦黨魏乂執送武昌雄與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爲僮豎不離

承左右又見雄姿貌長者因害之階延執志愈堅既遣其黨王廛殺譙王于道階延親營殯殮送柩還都早夕哭奠葬畢乃還

劉宋

范叔孫錢塘人性仁厚周窮濟急里中大疫躬往撫療貧者給藥餌有里人父母兄弟同時死者數家尸腐經旬人莫敢過其門叔孫具棺槨皆親往殯葬之鄉人重其義呼曰范義嘗辟竟陵王叅軍不就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全濟者甚多時劫掠充斥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文帝元嘉初詔蠲其徭役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二人妻各產子歲饑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同縣俞楊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病無所倚世期飴養二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及存育其幼孩元嘉四年有司奏榜曰義行嚴氏之門復其身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欸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亡敢近者曇遷聲貨衣物悉營葬送孝武聞而嘆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齊 韓係伯襄陽人事父母孝謹與隣人居種桑地上爲界係伯以桑之陰妨他地遷境上縮數尺隣畔隨侵之

係伯輒改種久之隣人慚愧還所侵地謝過建元中表其閭

梁 嚴植之字孝源秭歸人性慈仁好陰德嘗山行見一病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遂殮殯之又嘗見患人臥塘側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既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崖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瘥請終身充奴婢以報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遺之其義行多如此

北朝

張安祖河陽人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出為河陽令家貧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尸

門巷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身自營作殮

殯周給朝野嘉嘆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馬八龍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總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其閭

甄密字叔雍鄉人蘇良嘗沒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貲報密密皆不受曰濟君之時本不求貨今受君報豈相贖意耶

汲固東郡梁城人為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時式子憲始生滿月固潛抱匿尋泄固乃攜憲逃遜遇赦始還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家故富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貧者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士謙卽對衆焚券曰已償矣明年大稔人爭還之一無所受明年又歉散粟賑貧合藥救疾羣犬生子交相乳之人謂仁心所感比卒趙郡士女聞而流涕相與樹碑于墓

北齊 宋游道文襄時爲諮議領書侍御史兼司徒右長史文襄疑溫子昇知元瓘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屍路旁游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

唐

孔璋許州人開元中李邕爲陳州刺史坐事下獄罪當死

璋初不識邕以布衣上書救之謂邕往者張易之用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勢盛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屈奸謀終損此邕有大造于國家今聞小吏鞫訊將至極刑臣願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疏入邕得減死貶遵化縣尉璋亦配流嶺表而死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郭仲翔爲蠻所執求于縑始許贖歸保安始由仲翔薦于李蒙爲掌書記至是仍棄家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都督楊安居助之遂贖仲翔以歸仲翔後官代州戶曹遭母喪服除喟然曰吾賴吳公免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爲服衰經囊其骨徒跣負

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  
爲娶而讓以官

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天寶中署懷州長史時安慶緒奔  
鄴西安節度使李嗣業圍之後嗣業中流矢死秀實發  
卒護喪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  
擢試光祿少卿

李汧公名勉字玄卿少貧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  
且死出白金語汧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  
君可自取汧公許之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  
公啟金付焉

李約汧公子也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篤固  
邊與約相見以二女托之皆有異色又遺一大珠約悉  
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皆籍送官與二女求配始殮  
商胡時密以夜光舍之後親屬來理資物約請官司發  
棺驗之夜光果在

于令儀曹州人夜獲一盜乃隣人也濟以十千盜欲拜謝  
而去儀曰汝夜中持此去恐爲捕者所獲柰何乃留至  
天明使去後子姪皆登進士

郭元振魏州人在太學時家人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縲服  
叩門者言五世未葬願假治喪元振悉與之無吝亦不  
質姓氏

裴度字中立聞喜人有相者謂當餓死他日出遊香山寺

見一婦人置緹褶于僧伽欄上祈祝良久忘取而去少頃度方知料追付弗及遂收取以待日暮竟不至挈歸逆旅詰旦攜往寺門一婦疾趨至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一犀帶二以賂要津不幸失此老父不測之禍無逃矣度即舉還之尋遇相者驚嘆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某所知後果為相白敏中事類此

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財巨萬有女將適人抵維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兩人焉內一人名蘭蓀者風骨姿態殊非賤類弘敬詰之久乃對曰先代官淮西不幸遭吳寇陸梁因姓與國同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乃没入官以此沈湮無所告訴弘敬嘆息久之乃曰此女雖家族喪亡實衣冠之後不可為婢遂焚其券收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嫁之

范元之衢州人素貧篤志讀書盛暑浴於水邊得金銀一袋于岸歸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為命萬一失此者自經于溝瀆枉喪性命將如之何翌日父子攜金于岸待之果有一婦悲號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金至此失之夫將死矣元之即以金還之婦願分謝力辭不受

朱承逸居雪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一橋聞橋下哭聲甚哀視之有男子及妻攜小兒在焉叩其故云負勢家錢三百千督索無償將併命于

此朱惻然遣僕護歸且自往其家見債家悍僕立坐于門朱因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使四人死于水於汝安乎急歸告若主吾爲代還債家惶懼聽命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許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

徐晦憲宗時櫟陽尉也中丞李夷簡彈楊憑貪污貶爲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曰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于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雷樞咸通中人嘗以含忍教子孫十一世未嘗訟人于官後孫孚登進士官至太子太傅

劉鄴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名爲李德裕所知表爲掌書記歷弘文館學士鄴六七歲能屬詞德裕憐之使與其子共學德裕旣斥鄴無所依去各江湖後賜進士第遷承旨傷德裕抱誣死海上乃伸直其冤復官爵世高其義

### 五代

鍾離瑾合肥人舉進士知德化縣與隣縣許令爲姻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其婢一日治地堂前熟視窳處惻然淚下瑾怪問之婢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導我

戲歲久而穴猶不改今昔在懷是以悲耳君問父爲誰  
婢曰父乃前縣令某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爲婢  
瑾乃以書抵縣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  
當輟奩篚先求婚嫁之更一年別爲吾女營辦許答書  
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  
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姻於是遂歸許氏

趙玉漁陽人嘗客滄州依節度使呂克勤光破滄州盡滅  
交族子琦年十四玉竊負以逃變姓名丐衣食以給琦  
琦仕南唐至兵部尚書燕趙間以玉能存孤翕然稱之  
竇禹鈞范陽人爲人素長者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  
覺有女年十三爲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

是遠遁禹鈞憐之卽焚券以女囑妻曰可善撫養既笄  
復以二百千擇良配後僕歸伏罪禹鈞不問宗黨有喪  
不能舉者爲出錢葬之凡二十七家孤女貧不能嫁者  
爲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歲所入自伏臘供給外皆以  
濟人之急嘗建書院四十餘間聚書數千卷擇文行之  
儒爲師四方孤寒之士有志爲學者聽其自至由禹鈞  
之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

宋

鄧咸湘陰人天禧間縣未有學咸創義學於縣西南置書  
招師訓族子弟及從學之士馮京鄭獬皆肄業焉姪珙  
爲豐城主簿夜中庫丁聚哭問之曰失官錢三百貫恐



獲罪珙盡以錢代爲還官其人感惠以二女獻不納時  
論高之

查道字湛然歙州人淳化中赴舉不能行親族哀錢三萬  
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死貧無以葬毋兄將  
鬻女以襄事道傾囊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婿捐財資送  
饒延年崇仁人居鄉樂施歲遇艱糴延年出粟平糶米斗  
之直舉斗槩量得錢六十五立爲定直終身行之積米  
之家多怨延年曰爾家歲入可計若以其餘出糶高價  
亦不過數十千遂計數還其直由是鄉黨無敢貴糶者  
咸以長者稱之

楊燧開封人善騎射仁宗時從征貝州穴城以入燧初穴

城時爲叛賊所傷同行卒劉順救免之及貴順已死訪  
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皆收養之人推其  
義

錢戩溧陽人居父憂有少年數人來曰而父逋我金數百  
萬錢戩與之不吝夜有盜入戩知之呼與一鋌白金使  
速去終不語人後其子至顯官人以爲陰德之報

韓魏公琦字穉圭相州安陽人在政府時以錢三十萬買  
一女奴券成忽泣下問其故曰妾郭守義妻也守義前  
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罷官令值歲儉養無所資恐  
盡室餓死故身役於人以活守義兒女公惻然憫之遺  
錢三十萬遣還舍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一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居京師時過甜水巷聞子母二人哀哭曾詢其隣云其家少官逋四萬錢計無所出乃易女以償旦夕分離所以悲耳曾乃訪其家詢之無異因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仕宦往來時得相見遂與白金令其償官約三日娶逾期不至其母復訪曾館曾已行矣

范仲淹在睢陽遣其子堯夫於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還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近曼卿言已兩月三喪在淺土欲葬之北歸時無郭元振無可與謀者堯夫因以麥舟與之單騎而歸文正問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許規貴池人嘗過宣州客邸旁舍客有病者乃建康人規爲請醫終不愈其人因以橐中金百兩付規托以後事規爲棺殮並以餘金還其家曾孫元官至天章閣待制知揚越二州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布衣時遊京師舍於市側聞旁舍泣聲甚悲公亮問之旁舍生曰僕官於某所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急家無以償以女鬻於商人今與父母訣此所以悲也公亮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我士人也孰若與我卽與錢四十萬約後三日以其女來至則公亮已行矣

郭叔和蘭溪富家平生樂善好施忽山崩溪發沿溪居民盡皆漂流屍骸蔽溪叔和憐之盡其家貲備棺以葬名曰叢塚山時田亦多荒叔和助穀種不責償人稱其義馮商江夏人嘗求婢生子得一女問之曰妾父主綱運損糧無以償官不得已鬻妾耳商乃亟還其女其父母泣曰聘物已廢無可還商并不求而去後其人既完贖往發配所賣酒商自京還夜宿其店主欲以妻身報厚恩自托他事出外留妻與居妻言其情商嚴拒之明燭達旦比曉卽行京卽其子也

劉留臺末第時于旅舍獲白金一袋共八十片盡以還其主蕭然歸家鄉里共鄙之曰得金不能取將復來干人也未幾登第子孫相繼貴顯

王文亮奉化人嘗渡浙江得白金百斤留守三日竟歸其主後以壽終王荆公誌其墓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知揚州時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獨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負譴則所願也

秦憲溧陽人爲人長者歲收萬斛租鄉民輸粟者令自行槩當熙寧元豐間頻歲饑作粥活人甚衆

曾安强大和入肅之子也以進士提舉成都路常平嘗葬暴露不收者三十餘柩

邵靈甫宜與人儻好施嘗歲歉盡發儲得五千餘斛自縣至湖汭除道四十里浚蠡河等水路八十餘里通菴盡溪入太湖邑人爭受役遂賴以活後子梁登進士孫剛魁南省人以爲積善之報

劉永一夏縣人熙寧初巫咸水溢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首視他人物流入者輒摘去之鄉人負責不能償永一立焚其券人皆以爲義

蘇軾眉山入嘗上章乞居陽羨託邵民贖買宅一區爲緡錢五百將徙居矣偶與邵步月村落聞老嫗哭聲甚哀軾詢之以鬻居故也因對嫗焚券竟不索直

呂伯南德州人遇一倡舉止不類儕輩怪問之對以夫病負人錢不得已至此耳因泣涕不止伯南問所負幾何曰約可千金伯南卽如數與之復給貲使別營業

馮制字公道慈谿人舉天聖中進士康定間里中大饑民相食乃貸家穀數千斛濟之嘗逾錢塘會故知錢寺丞負子錢家數百緡索之甚急悉代爲償其誨子弟務中規矩後相繼登進士

徐之翰字憲之郵人初鄉人嘗從貸黃金後攜以償時在汴舟因給曰金誤墜水之翰不疑也後其人自悔疾且死遣其子來謝償之徐卽以所償助其喪葬

蔣員外定海人失其名有子姓不類鬻其產者必隨直給之久度其無以自資舉以相還不責其償雖至數四卒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一  
無厭意後嘗渡海爲回風所激溺水有一物如蓬籍其足竟不死

陳大雅象山人嘗舍逆旅遇客病將死司舍皆散大雅晨夕相守躬治湯藥傾囊中裝給之俟愈始去人服其義彭思永廬陵人微時嘗拾金釵有婢號泣而至思永卽還之家中嘗召客出寶釵傳玩良久失其一思永無言第令奴持篋入已釵從一友袖中遺諸人相駭舉以貽思永思永曰非吾釵也卒與友持歸

汪恩溫勤人政和初進士累官至太府少卿鄉之士族有喪不能舉孤貧不婚嫁者思溫割田給助爲鄉里倡吳方家非甚豐而樂於振乏蔡港務官磨稅錢將鬻女以

償方爲代輸其人請以女備使令拒弗納遇官有受代死無所歸乃輟已壽藏葬之

黃汝楫諸暨人宣和中方臘犯境出財物二萬緡贖賊所掠士女千人夜夢神告曰上帝以汝活人多賜五子科第後果然

豐有俊字宅之勤人稷四世孫也登青樓見小倡疑故人女累目之詢得其實因以白京尹王佐且曰其僅有錢八千從公更貸二千嫁之尹嘉其義卽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王佐山陰人

李猷字嘉仲勤人建炎初以婦翁沒王事自京師詣行在所遇友人陳東再上書不報有榜通衢斥附會李綱者

猷知爲東將勸之歸而東已赴市朝矣猷哭且祈曰少陽以忠諫死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屍靈其啓我心越日得其屍又一日得其元合而殮之方買舟東下會其友人胡中行欲親護東柩遂付之猷竟不暇問婦翁事而還

貢祖文大名入與岳武穆友善岳氏被禍祖文潛匿其宗亂於別墅

陳軌字元則密州安丘人紹興中知廬州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托鬻身求活軌卽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

袁昇郵人初爲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近五旬無子往臨安置妾旣得察知其爲四川故趙知府女也卽奉還其母母泣曰計君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用且破矣將何以酬君昇徐曰賤吏不敢當此願以聘財相助聞其家尚不給又罄橐以贈歸告其妻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是行當有子矣明年生詔官至叅知政事贈太師越國公

金彥邵陽人喜賑貧窘郡人號義門金氏胡寅嘗記其事吳奎字長文北海人初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京師奎使長子主其喪周恤其家嫁其二女焉他姻族有不自存者爲畢嫁娶又以錢二十萬買田北海名曰義庄以周貧乏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八  
桑懌浙人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有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食其粟盡乃已

李明吉水人途中偶拾金釵適見一婢倉皇至江欲投水明問其故卽以釵還之後婢嫁爲人婦而明以公事欲渡江婢適見堅留欸飲則報先渡江舟爲大風覆矣

張孝基爲富人家婿富人子不肖斥逐在外臨死盡以家產與孝基後其子乞丐孝基呼問肯務農否其子曰幸甚種園甚勤又問能管庫否其子承之愈益勤謹孝基遂盡以家產付之

王必正尤溪人紹定間累官朝請大夫嘗置義田五百餘畝以資族人冠婚喪祭之費又開義學以訓族里子弟子慈恭勤恪皆登進士第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至蔡州息旅邸旣臥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視之見一囊囊中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知潯陽周仲津所遺乃謂主人曰其人來可令上庠相訪數日仲津果至積悉歸之仲津選珠數十顆爲報積固辭不受

徐斌衢人因轉移執事隸建之十三指揮端平二年翼虎軍黃勇等叛欲殺太守守衛者宿與約夜漏下三鼓突入郡治斌時適在郡闔戶拒之賊不得入因誘以利斌不爲動賊乃斬關而入斌遂遇害入室則太守已覺而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八十一  
先避矣明年後守姚瑛爲立祠塑像祀之

施全杭州人靖康中爲殿司小校憤秦檜倡和議殺岳飛乃伺其出挾刃刺之不中爲檜所執詰其所以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欲所以刺汝檜命磔于市後人立廟于吳山之麓曰施公廟

鍾鼎上猶人慕范仲淹義田事與姪日新置義莊建書院以教鄉族子弟子三傑亦化其德

聶致堯邵陽人事親孝臨財廉周給貧乏邦人德之列舉孝行節義十事守臣以聞詔旌其門張栻爲題其額

衛公佐華亭人少業舉子以親老棄去旋被命授將仕郎守揚州助教母郁蚤卒事繼母陳盡孝族人女有長而貧不能嫁者雖疎遠必爲擇婿歸之縣未有學捐世業地爲之基且獨任禮殿之役熙寧末大疫且饑死者相枕公佐施粥給藥瘞殍屍無慮萬數邑大夫嘉其義將奏言之公佐力辭乃止其後子孫蕃盛終宋世宦學不絕膚敏仲達文節皆其後也

唐珏字子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修隴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圖者揚璉真加怙恩橫肆于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從頓蕭山發宋帝諸陵寢至斷殘支躄攫珠襦玉柙焚其齒葉草莽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執券行貸又得百星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一  
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唐慘然具以告願收  
遺骸共葬之衆請曰諾中一少年曰事露柰何唐曰余  
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  
為匱復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  
之掘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相  
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圖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骨酪  
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人悲泣不忍仰視不知陵  
骨之猶存也唐墓骨後又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  
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髡形南面欲起  
語野麝尚屯來何物敢盜馭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  
六合忽怪事蛟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

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  
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  
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奩寧忘  
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杯自築  
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  
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  
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鴈又成埃班竹臨江  
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

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宋太學生遂昌鄭元祐所書林義  
士事蹟云當楊兇發掘諸陵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籬  
手持竹夾遇物卽夾投羅中林鑄印作兩許小牌百十

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余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  
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陵骨爲兩函貯之歸  
塋于永嘉塋後亦掘宋常朝殿冬青一株置于所函土  
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  
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  
常螻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  
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亦有夢中詩一絕其  
四絕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

右一事係兩人其真偽不可究詰然皆義士不可泯滅  
並錄之以待叅攷

時又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爲楊  
髡痛筆磨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先發寧宗理  
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事竟羅中官買棺製衣收  
殮大慟垂絕隣里爲之感泣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  
光五帝陵孟章吳謝四后陵徽欽二陵無一物徽陵有  
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已耳高宗陵骨髮盡化  
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若光寧與諸后儼然如  
生羅中官亦如前棺殮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

金

完崞州人大定初饑完日賑三百餘口冬給窮民衣服  
五百套春秋以家財募人平治道路二百五十里北至  
太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以仁愛二字勉勵子孫

王去非平陰人常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東修有餘輒分惠人弟子班忱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爲辦資粧嫁之比隣有喪忌東出西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蠶室使南出

元

章金字子丹鄆人家素饒裕至元間以才能薦授進義校尉築堤濬澤興水利于鄉仲父鞠拙于治生服食咸資之終其身不怠卽先廬側築室百餘楹爲義塾割腴田四頃延師以淑來學別置田二頃代鄉鄰之輸及給貧不能養死不能殮者大德中歲饑流莩相望金發票以貸全活者衆有司奏旌其門

陳紹字成甫慈谿人家饒于財而衣不重裘食不兼味有金姓者窶甚紹密于暮夜持錢投其家時邑治缺官舍令富德庸主其家紹每告以急撫字令終任一介不取適長女死紹爲之殮且出所積以助其歸

樂大原字君道定海人大德丁未東浙大侵大原發巨艘販泉南廣東之粟平價使人就糴活者甚衆父占籍清泉鹽場亭戶凶歲官不降本亭戶失業大原發貲視官本增三之一以貸諸戶隨其力之所及而收其入被惠者德之有持舊書易米濟饑者輒應之遂畜書至數千卷曰吾子孫必有能讀是者後孫良果能讀其祖所藏書國初爲本縣教諭

賈進大同人大德中地震居民多傷且乏食進給酒藥炭米濟之每歲冬製木綿裘數百襲衣寒者買地爲義阡塋無墓者有司以聞旌其門

夏椿華亭人大德中大饑隣境民攜持老幼歸夏氏椿闢廬舍具粥藥視其羸壯而食飲之生則贖之歸死者給棺以瘞凡施鏹若干緡米若干石全活甚衆有司以聞旌其門

吳森嘉興人家饒于貲施予不吝嘗捐田二頃建義塾以淑鄉人子弟至大間廉訪使以名聞表其門曰義士

孫良臣弟正臣蔡九反攻贛城良臣昆弟竭資財募丁壯禦之甚力卒保障鄉閭泰定初召正臣賜衣帶歸以壽

旌其門曰義門

倪天淵字震亨鄞人家饒性儉好施予有負逋者卽焚券不責其償歲大疫手制藥施之至元戊寅漕舟多沒于風天淵舟漂高難上衆欲舍舟天淵不從拜且祈俄神炬見桅端光輝燭人風回獲濟後旌爲高年耆德之門薛通字德明自鄞徙定海好善樂施人告以不給輒損所餘賑之又對衆焚券迄今國人呼爲薛外公

曹華魏縣民天曆二年革輸粟賑陝以西饑詔旌其廬段禎刑臺民也創義塾訓子及村民仍撥良田供贍至順元年中書禮部移總管寺旌表禎爲義門

王彬字世儒壽光人幼讀書爲監司吏弟亡乞歸養父

嘗有貸其錢百餘緡者未償而死彬遂焚券不索北海  
縣界有蓮花灤每值霖雨潦水傷田鄉人患之彬出貲  
修治至正初旌表

朱景初樂安人克敦孝友樂施通歲歉發粟以濟鄉黨  
至正六年旌表

湯望處之龍泉人湯氏自宋娶國公載八傳至望望生鏞  
鏞生濱三世皆以尚義著稱至正間下令旌表為義門  
趙深道晉江人樂善好施至正甲午歲饑餓殍載路深道  
于中和堂設粥令餓者列坐供之所活甚眾既而大疫  
死者相枕籍深道造舟施輪其下會眾僧以長繩挽之  
沿街搜索或遇閉門輒以舟入挽各城門外埋瘞之日

不下數次有司以聞旌表其門曰義士

張汝卿恩州人好蓄經史四方賢士有來假閱其書者則  
館于其堂詔旌其門

李珪滑縣人嘗收羣族人無依者而撫遺孤叅議脫脫聞  
而義之薦為通事及脫脫竄死南海不遠萬里哀號收  
殮廉訪使以聞旌表之

李子敬字恭甫三原人質謹孝友好賑窮乏宗族鄉黨因  
其資而葬者三十餘家婚者八十餘姓買驅為長者九  
人舉貸不能償者毀其券關中饑田率賤售子敬所買  
數頃後聽以原直贖即不能亦昇還之里巷火毀數百  
家近其宅火自息復捐錢二百五十緡恤被災者創三

皇廟及學古書院割田以供釋奠師生學士蕭軒日詣其家以相其事行省上其議詔旌表其門

董龍整屋人家貧與里人共祀社衆買牲牢龍撰文以祭祭畢分胙久之不平逐出龍龍造泥飯以祭祭畢泣于樹下將焚文有白鼠銜文入地穴掘之得白金一斗龍不自私率衆首官縣令賢之奏聞旌表其閭曰義夫容城民魏敬益買田千畝後見鬻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還之危素請旌其門以敦廉讓

吳份高陵人嘗畜牛牛善識人意每耕任不煩人策人策之輒觸人死子弟欲鬻之份曰是嫁毒也他日份出子弟鬻之份追客以牛性語客遂還牛取直而去份又善

折鬪訟不煩辭而閭閻咸服人有鬪若訟不之官而解

官聞之朝廼旌其廬曰耆德吳份門

葉以清華亭人貧而尚氣節有古義俠風同門友胡方死無子躬爲歛藏籍遺物歸其家弟妹

沈仲說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候其他適爲置一少女及歸命出拜以薦寢仲說詢其鄉貫祖父來歷始不肯言詢之再泣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于此仲說惻然淚下因囑妻曰此女父吳中名士乃我故人豈可以爲妾當如已子視之卽尋其母使擇壻仲說具奩資嫁之邦人稱之至今不置

周仁榮字本心臨海人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八十一  
三十九  
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榮讓正寢居之妻子咸不然  
榮弗顧未幾楊死箱財莫有主者楊之弟詣先生求分  
財先生曰若兄寄死于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己出  
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王天爵字仁傑夏縣人家饒于財素有善行以粟貸人不  
圖重息年豐僅取十之二三稍饑但收其本大凶則皆  
已之鄉里不知名字咸稱義士每值生身之辰寢苦一  
月以報父母

顧仲庸泰和人以財雄一鄉侗儻好義與保定張文友交  
文友任縣尹秩滿僑居江陰一日暴卒時仲庸留京  
歸友人以訃告戒勿泄友問其故曰文友賢而貧在下  
品選人中吾將與其子爲地卽走告當路者曰張文友  
病願致仕因代入狀中書遂獲以奉政大夫嘉定州知  
州致仕旣領宣命數月又代文友之子告蔭尋注常州  
晉陵縣尉使其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仲庸南歸遣人  
致賻莫奉宣勅以授其子聞者驚嘆

姚文公燧爲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燕歌妓羅列中有  
一人秀麗閑雅微操閩音公問其履歷至再泣而訴曰  
妾乃建寧人真西山之後也父官朔方時祿薄不足以  
給侵費公帑無償遂賣入倡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仍  
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爲落籍旣得報語一小史曰我  
以此女爲汝妻女卽以我爲父也史忻然從命京師之

人相傳以爲盛事

王壽延杭州人出家爲道士受知晉邸後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郡之開元宮浙省都事劉君致者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爲葬躬往吊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于德清縣與已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怠

王薦福寧人兄孟軻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于薦死不克葬且無子族以其貧莫爲後薦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墓焉州禁民死不葬者民貧畏令悉焚柩棄骨薦以地爲義阡有死不能殮者復買棺以贈至大四年民艱糴薦出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饑欲死以已田易粟百石分給之福等每月朔會佛寺爲薦

祈福

孫秀實大寧人里人王仲和嘗托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逃數年其親思之成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乃悉爲代償取其券還之復命奴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嗟羨又懷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其無償盡還券不徵事聞旌表

張庭瑞字天表臨潢全州人官潭州路總管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召視之其貌甚似問欲得汝女歸耶其人以爲幸侍左右非敢求與歸庭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嫁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券還之時人以爲難



李子敬陝西三原人嫁不能嫁者五十餘人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焚逋券四萬餘貫事聞旌表

管汝道齊河人鄉人劉顯等貧無以爲生各割已田授之使食其租終身里中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汝道多市瓜及糲米歷戶饋之或以厲氣染人戒勿入不聽有死者復贈以棺槨又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聚券焚之縣令李讓爲請復其家

魏敬益字士友容城人性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貨財爲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

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請以田歸衆皆愕然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嘆曰世乃有斯人哉

昔班帖木兒爲趙王位下同知怯忪口總管府事其妻嘗保育趙王至正十八年部落滅里叛欲殺王昔班帖木兒與其妻謀以其子觀音奴服王平日夜冠居王宮夜半夫妻衛趙王微服遁去比賊至遂殺觀音奴趙王得免事聞授昔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其妻刺八哈敦雲中郡夫人子觀音奴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表其門

錢璧郡人端重清慎且邃于學至治壬申鄉貢家嘗置一

女婢甚有色其妻勸納之璧正色答曰置此侍巾櫛耳豈有他意哉即具貨嫁之果處子也

河南高頴和

台州程遠大

潭州湯居恭李孔英

建陽湯大有

吉州劉如翁嚴用文

高唐孟恭

松江管仲德章夢賢

江陵陳一寧

中興傅文鼎

永州唐必榮

濟南李恭

平夏何惠月

常山汪沐

以上十三人皆散財周急朝廷表其閭或復其家因事未詳故附見于末

皇明

浦江鄭氏浙江金華之浦江人其先世祖綺有純德父照坐死罪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竟白其誣母張氏病風攣綺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嘗教子孫勿異爨傳至文嗣已六世同居二百年咸如綺在時元至大四年詔旌其門文嗣沒大和司家事益嚴肅有恩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頌白者猶鞭之每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稱觴上壽畢歛容自右趨出人稱其家有三代風云太和孝行尤謹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治家凡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諸婦惟事女紅不得與家事男女

內外極嚴家畜兩馬一馬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  
義所感有家範二卷行世入 國朝曰淵曰洵曰濂曰  
湜皆以行誼聞時傳十一世矣族蕃產多郡中推爲糧  
長屢以事入覲 太祖識之後有人指其家與胡惟庸  
行販戶部陳員外指與郭桓糴倉糧有司逮濂及弟湜  
至京 上曰鄭氏義家焉肯與人行財糴官糧顯是誣  
害追到鈔貫 命給還仍着人送回家擢湜爲福建布  
政司叅議因詢所以治家長久之道濂具以對 上深  
喜之其家僮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視酒肉  
人稱薰其家德云洪武癸酉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  
友以聞 上命簡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

京並授之官有曰濟者最有文學除左春坊左庶子侍

東宮其從子幹拜御史楷蜀府教授辛巳夏四月

詔旌其門閭洪以宗長詣 闕謝 恩陛辭曰 上御

奉天門 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傍曰 賜浦江鄭

洪而識以精一執中之璽縉紳咸爲詩文以頌之

王半軒先生止仲嘗主同鄉趙澤民家塾澤民富而愛賢

命厨人每食必具一單詣先生求判方敢進食先生雅

喜啖蛙至冬澤民以蛙蟄不忍令數日一進先生以主

人有慢意明日遂行主人勸之曰將何之曰第往金陵

耳時 高皇帝造邦法制嚴峻又復痛沮之先生大聲

曰虎穴中好歇息也迤邐至京久無知者偶會於藍都

督第旁藍有家人子肄業先生一日歸藍取其學課以  
觀重加稱賞因延見先生先生所談皆韜畧無一語及  
文藍驚喜曰先生文武才相見晚矣遂徙置府中以師  
事之未幾藍氏禍作或勸曰可以行矣先生曰臨難無  
苟免遂被執先生亦俠士也

王賓字仲光性峭嚴遠于俗學無不通毀形容異衣服箕  
踞道旁人不測也與韓奕俱厲風軌郡守姚公善折節  
下士聞而造之賓避去他日守乃屏人直入其室始肯  
見之受謁納誓為弟子禮所告皆大事守欲薦之朝  
終不敢發言其奉母篤孝病革母呼之絕而復蘇也又  
聞其聲若在左右猶稱兒不忍舍母者良久乃減其所  
著書有吳名賢記古跡詩等姚公廣孝既貴歸見之掩  
面走姚守勤王實賓為決策云

韓奕者宋忠獻魏王琦之後其先自安陽徙吳幼而矜莊  
有威動止不妄鄉里皆嚴憚之乃舍去游行山水間行  
歌並進若狂焉遇野廬踞坐累日不言笑人叩之終無  
所對或興至為詩下筆不復覺工洪武間乃與王賓俱  
以醫浮沈於俗姚守聞而造焉不得前又欲因賓致之  
亦竟不能一日與賓至其所奕走廬中守嘆謂古稱名  
可聞而身不可見者韓先生之謂耶

張介福字子祺自覃懷來徙家于吳少從許衡為學以道  
德自命福遂操軌迪踐制行無或斥越自以不及養親

不爲祿仕家故貧寒不能具夾襦或以紵絮遺之不受  
雖織介必以禮之死不移張士誠亂兵入其家危坐不  
爲起令導之他所發其藏不應以刀砍其面傷什地醒  
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兵怪以爲晝乃見鬼物驚走去又  
恐或發其墓往廬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  
問語以無樂亂無貪天禍無忘國家有饋之力辭焉病  
且死猶爽然謂其友曰吾志慕古未能萬一惟毋汚於  
時庶幾哉

都文信吳郡人喪父時當元季之亂母唐氏守節不嫁艱  
難保育底於成立文信爲人讀書好古尤善楷字里人  
有徐佑之者富而好禮知其賢因贅爲壻文信小心謹  
慎視之若父徐甚樂之洪武戊寅以江南大家爲僑主  
許相訐告徐在告中文信曰我受徐厚恩今且有子生  
何爲哉徐將治裝文信易已名潛先行抵京下刑部獄  
病甚出獄而死時年三十有五徐痛文信之沒終其身  
不蓄婢妾竟以無嗣及卒文信二子震異買地塋之歲  
時祀焉

劉端王高俱南昌人同年進士同官大理寺丞靖難後治  
方孝孺獄憤憤不平暑月縱孝孺息樹陰下俱剝而卒  
無怨色隆慶初恤之

陳儀南京教坊司樂官有溧陽徐尚書建文末 文皇怒  
其潛匿六龍縱教坊子弟羣亂其妻致死止遺一女十

三歲俾屬樂籍儀陰眷其女不令汗玷洪熙初遇赦儀  
擇嫁良家尚童夫儀爲倡藉而能執義如此亦可貴也  
徐孟晞江陰人性謙慎有容初充江陰縣吏三考皆兵房  
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欲祈脫貧而無力乃具酒  
食令妻爲壽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然憫其  
無辜受累潛具文移爲之分免及後爲郎有同官一主  
事每向胥曹輒罵意在晞也晞不爲動後主事沒晞爲  
舉殮送之歸後又爲殿試讀卷官刻錄惟書江陰人而  
已其人品事功亦卓卓在人耳目

楊翥字仲舉吳郡人楊文貞薦之官至尚書爲人清謹毫  
髮不苟吳中士大夫皆下之嘗一夜夢誤入鄰園食其  
二李既寤深自咎曰吾必且盡義心不明以致于此竟  
三日不餐其平居行義可知

楊文貞公士奇初名立可永樂年間任學官以失印避罪  
走武昌流落不偶變名立可一日途行阻雨因投楊仲  
舉翥家宿見其方爲童子句讀與談有契仲舉下拜願  
留之文貞遂許諾焉文貞以無資爲言仲舉卽讓館與  
之而自教授于他處往返日十餘里不以爲勞文貞深  
德仲舉宣德間文貞入相拔仲舉官至尚書後文貞相  
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仲舉先生至曰此門須  
有德之人先踐也

成器餘姚人正統中劉球以直諫死器聞之卽邑中龍泉

山頂爲壇祭之祭畢以餒頒諸同志其祭文歷述古今  
權奸之禍凡二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今其地爲祭忠  
壇此與謝翱祭文山之西臺事同皆義士也

陳完天台人舉鄉薦任涇縣教諭有清節嘗與同僚及諸  
生分膳夫銀內一生多取一錢而去旣而少者來告完  
曰多在此遂封一錢與之其人曰多者在某人皆知之  
先生本不多今以與某某安敢受完曰吾實偶多汝若  
不受盍棄諸水乎遂棄諸涇完才意不鉅顯多者之過  
耳已而縣官送白金修學完詢其所由來知爲贓罰遂  
却之曰吾聖人有靈決不欲以此物修其宮况廟學亦  
不大壞不修可也卒返之士論咸服凡諸生家有訟不  
之有司但赴明倫堂口白得完一言而折後以風憲召

擢國子博士終河南藩府長史

張御醫豫字至和長洲人天順中居官御醫術旣精於貧  
薄尤薦救不取藥費或更予薪米人疑市名御醫曰義  
自應如此且凍餒嬰心疾亦難解耳

徐孝祥吳人一日徐步後園見樹根一坎以石爲甃啓視  
皆白金亟掩之垂三十年人無知者及歲大歉民不聊  
生乃曰是物其當出乎遂啟石取數錠糴粟散貧物盡  
乃已全活甚衆後其子發科官翰林壽九十七而終  
張黻吉水人進士爲涪州知州時刑曹林俊以忠諫下錦  
衣獄黻獨上章救之言甚懇切亦下獄得不死

徐汝輝湖州一富民也先是杭城飛壇焚燬 詔浙江布  
按兩司重建所費不貲因召汝輝及嘉興曹良等數人  
勸助汝輝入見請問幾何方伯曰度得銀萬兩則可汝  
輝曰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繼亦曰何易若此得無強耶  
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雖有所積身後必他人所取何  
如奉成勝事時兩司官皆在聞之稱嘆既而汝輝以十  
木匣裝銀千錠詣獻于司憲長特設席于後堂邀同僚  
宴之復以絲帳親送之歸僉曰汝輝可謂達矣

徐昂泰州人登弘治丙辰進士初無嗣因赴試遇京有相  
士王姓者言多中士大夫皆神其術昂往問嗣王曰君  
相不容嗣爲之奈何徐初亦不爲忿又登第出守西安  
因途納一嬖頗妍徐詰其姓嬖詳告之曰予某地人父  
名某作某官喪於某年向以歲饑爲賊暴掠售於此徐  
憫其爲故家女也卽焚券不令爲妾及之任擇郡民行  
修者出簪服配之秩滿復入京王見之驚曰君相異矣  
子星滿容詎非培德所致乎後徐氏庶妾一歲而育五  
子咸磊落越人

孫以忠蘇之長洲人性行誠悃一日有郡吏管佑醉至其  
家遺囊金百兩而去以忠與妻龔藏之已而管倉惶來  
迎謂曰得無亡金乎卽持還之管欲分謝以忠曰若利  
此還非本意也卻之不受後以忠與龔皆享上壽子孫  
滿前疊見四世乃陰騭之報云



黎太僕淳世居岳之華容性耿介重倫尚節兄嫂卒其姪  
名獻民女皆幼育爲已子山東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  
使邊未返太僕展省至臨清使攜其柩以歸太常卿孟  
亨卒家貧不能舉太僕倡諸鄉宦合賻俾襄葬事鄉吏  
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藏所寓物十年後其子長乃  
還之居官儉朴不受私餽常慮風俗奢侈則自裁婚葬  
宴飲之儀稍示節儉咸視法之所居黃洋渡積瘡病涉  
私帑築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官至禮部尚書  
王廷禮吳人廷禮嘗與金陵陸通交陸貸人白金五十兩  
其券詭書廷禮名未幾索金人至知陸所貸曰陸吾故  
人也卽以簪珥之屬爲之代償不令家人知之

丁如南陵人仗義輕財嘗於鄰居壞垣得白金首飾一囊  
詢其實還之鄉人皆稱其有德子鎡官兩浙都轉運鹽  
司使陞刑部右侍郎

高中丞狴號玉華德安人嘉靖乙酉冬以孝廉計偕次磁  
州夙發邸舍距州三十里許始拂曙值道有遺橐命從  
者舉之纍纍然重也公下馬坐樹下待遺者至北風獵  
獵刺人入肌從者不能堪促行狴不可頃之有蒙袂而  
來者髮垂蔽面徒跣呼失金狴曰夫夫其亡金者耶金  
在是是人曰天旱負地租督急鬻子女得金五十五晨  
而輸之夙夜倉皇不覺亡失其死矣始發封與數合卽  
還之其人泣拜欲分其半相報狴益不受其人控馬行

數十里不肯去私得公名姓日尸祝之明年丙戌狝舉  
進士由浙叅藩歷大中丞丈夫子四人三爲郎季子祚  
二千石年皆至大臺諸係仕籍者又數人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交最歡當東堂歸寄  
二箱于魏琦卽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  
五年東堂卒孫來襲廡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  
下視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旣發內貯金千餘亦  
有劄紀其數並謂出俸賜之餘琦曰若知內有此卽置  
密室吾卧不穩矣一時聞者多孝廉之義而又頌相國  
之知人

南陽李翁某乃大學士文達公大父故商也載綿花一大

船抵湖相鬻賣有臨江客三人醜金三百兩易花在邸  
舍不戒於火盡爲煨燼三人擊膺大慟曰本盡赤手難  
歸非死則行乞耳李復來嘻笑曰公等何憂至是我卽  
失價貧不至死可忍爲公禍乎卽持金盡還之而垂橐  
歸三人德翁徧禱神廟是時翁尚在途而家已夢二緋  
衣神稱翁陰德錫以玉童明年文達公生中宣德癸丑  
進士天順未進位首揆

徐伯淮江山縣人其舅永豐楊湖且死裂絹作血書屬以  
二子湖弟楊獅楊琴逐孤而毆死其妾產盡有之兇狡  
莫敢誰何淮憤棄家攜二孤寓江西撫育長成稍復故  
業上官嘉之旌其門後老且貧恬淡自守一不利孤所

有人謂志節可侔嬰杵

王賢江陵人爲監生與友王讓同居讓往江南以故人所贈銀十兩故衣一篋托賢收之未幾賢除鹽城尹讓回除泌陽令尋卒後十餘年賢致仕還家卽以所寄物與讓子不受曰吾父存時安有此物賢白于官拘其子付之

張繡武威祖厲人鞠勝襲殺祖厲長時繡爲縣吏伺間殺勝郡邑義之

王遴山西蒲州人嘉靖四十四年楊繼盛臨刑人畏嚴嵩親知莫敢近惟王世貞吳國倫徐中行王世懋執手泣訣經紀其喪遴以女許配其次子應箕尤人所難

應生不知何許人嘉靖三十四年爲刑部吏楊繼盛在獄

應生頗爲周旋尚書屢禁之勿爲動又欲自具草申救繼盛嘗曰藏予血三年而碧卽地必有以報應生

顧正心字仲脩華亭人裔出侍郎希弼之後少叅中立季子性慈介有敏幹少拾遺金亡金者已去名而還之九里中婚予禽喪予轉饑予糜罪予緩歲費粟米萬餘石以爲常每嘆曰吾松重疲於役力能賑賑不可久所在受役者各授田計役繁省以權多寡先後出精鑷計十萬四千七百有奇錯置良田以贍羣青兩縣民受其利郡邑上其事御史中丞爲奏請特命嘉之授以官然雅不欲仕進好陰行善事不可一二記如文僖公故宅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一  
賈賄公子孫巡檢死鬻女于某家為捐百緡出其女母  
為之感泣旅襯留滯不能遠歸者賻贈頗厚皆得歸喪  
諸如此類行義甚高即古稱殊絕人物何以加焉

義女附

春秋史氏女溧陽黃山里人楚伍子胥奔吳至溧陽見女  
擊綿瀨水上子胥乞食女以簞食靈漿與之子胥食訖  
曰掩子壺漿勿令其露女曰行矣子胥既行還顧女已  
自沈水中唐李白有貞義女碑

宋曹修古女修古知興化軍卒貧不能歸葦廩佐贖錢  
五十萬女泣告其母曰柰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緡

續文獻通考八十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一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節義考 友行

虞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謀取其弓矢琴珉使二嫂治  
朕棲象往入舜宮舜見其來而喜之曰惟茲臣庶汝其  
于予治及為天子封之有庠使吏代之治而納其貢稅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

周

泰伯王季兄也王季生昌有聖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  
昌泰伯乃託為採藥去之荆蠻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君欲立叔齊為後及父卒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一

齊讓于兄逃而去夷曰父命不可違亦逃而亡身人立其中子

周公武王弟也武王有疾周公爲壇告于太王王季文王願以身代卜神許之武王疾愈而周公亦無恙

春秋 衛世子伋公子壽俱衛宣公子初宣公娶夷姜生世子伋爲子娶于齊聞其美自取之是爲伋姜生壽及朔朔有寵乃與宣姜愬伋于公公令伋如齊使盜牛付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盜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盜又殺之國人傷之而賦乘舟

宋 目夷字子魚襄公庶兄初桓公疾襄公爲太子固請

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目夷目夷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退而避焉

漢

劉紆宣帝之曾孫紆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歿

韋玄成扶陽侯韋賢子也賢薨長子弘有罪下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爲後玄成深知非賢雅意卽佯狂不應詔宣帝乃用爲河南太守

兒萌齊人兄弟並見執于赤眉將殺食之萌叩頭乞以身代兄賊哀之咸釋去

淳于恭北海淳于人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

車成字子威梁郡人也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殺食之成叩頭乞以身代賊哀兩釋之

王琳字巨尉汝南人年十餘歲父母俱喪遭大亂鄉里逃竄惟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殺之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王莽末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饑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大驚並放之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長樂縣尉

東漢

光武兄劉續字伯升爲更始所殺光武時爲蕭王枕席常有涕泣處後卽帝位傷續功業不就撫育二子章與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續氏令後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弘農太守

薛包字孟嘗汝南人也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給之建武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稱疾不起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時改爲平更始  
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  
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  
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  
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  
命願得必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  
遣之食母畢謂母曰與賊期死不可不往遂復詣賊請  
死賊驚駭放歸顯宗初鍾離意上書薦平詔徵平特賜  
辦裝錢至拜議郎

姜肱字伯淮彭城人兄弟三人爲長枕大被共相寢處不  
入私室

韓稜字伯師舞陽人少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父食

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章帝朝累官司空

劉愷字伯豫故居巢侯般子也愷當襲般爵固讓與弟憲  
遁逃避封和帝時詔聽憲嗣爵徵愷拜爲郎

郭賀父鎮順帝初以定策功封定賴侯父歿當嗣爵讓小  
弟時而逃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  
出受封

孔融字文舉魯人幼時與諸兄食菓恒取小者兄問之曰  
我小兒法當取小者後張儉投其兄褒褒適他出融匿  
之事覺融曰保匿舍亡者融也當任其罪褒曰本來求  
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

死後竟坐褒死

李克字大遜陳留人家貧兄弟同居妻挾其私欲分異克乃白母言其妻離間之罪遂黜之

繆彤召陵人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婦遂求分異且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拵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道將以整齊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

丁鴻字孝公定陵人父琳從光武以功封陵陽侯父歿當襲爵讓于弟教授里中

韓元長潁川人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晉陶潛嘗以訓其子

許武陽羨人初舉孝廉以二弟宴普未顯欲令成名乃析貲產爲之自取膏腴二弟所得皆瘠鄉人鄙其貧稱二弟克遜宴普並荷選舉武泣謂忠淵曰向以二弟年長未預榮祿故分財取譏今殖產數倍悉以推二弟郡中翕然稱譽

許荆武之孫兄子世報仇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出跪曰世無狀咎在荆不能訓導兄止一子死卽滅絕願代之怨者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犯遂舍之

王覽臨沂人母朱氏遇其兄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克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



之朱患之乃止

鄧攸字伯道襄陵人永嘉末没于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吾兒耳幸而得存後當有子妻泣從之乃棄其子而去卒以無嗣官至太尉時人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緩服攸喪三年

友姊前邵陽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今乃語我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爲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

死獨我當坐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仇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財盡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自縊而死馮翊王讓聞之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晉

庾袞字叔褒父世作營賣以養母母終服喪居於墓側武帝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瘴氣方熾諸父母兄弟皆出處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

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復撫亡者柩哀臨不  
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痊哀亦  
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行人所不能行始知癘疫之  
不能染人也

丘景賓字彥光吳興人性孝友父卒悉讓產與兄甘于淡  
泊以終其身

荀崧字景猷或之玄孫朝廷以臨淮公顛胤絕詔令崧子  
襲封崧哀從弟旭之子序孤微乃讓封論者稱焉

劉宋 孫棘彭城人宋發三五丁弟薩應克行坐違期不  
至當刑棘乞以身代薩薩又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  
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之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

事記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  
亡以小郎屬君尚未與娶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  
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四匹

顏含字弘都琅邪人少以孝聞親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  
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醫人疏方須蚺蛇膽徧求  
不可得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持青  
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青鳥飛去得  
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官累遷侍中以年老遜位  
成帝美其素行就如右光祿大夫

袁彖字緯才仕宋爲武陵內史兄顛見誅明帝投屍于江  
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屍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

綱尋改葬焉

褚蕃字蔚先父淵封南康郡公昇明六年蕃當襲爵上表讓封與弟秦秦讓封還蕃于濟詔許之

齊 吳欣之江陰利城人宋元嘉末弟慰之隨王誕起義兵會華欽軍至衆皆駭散慰之獨留被執將殺欣之詣欽請代辭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元初詔旌之

吳達之義興人嫂亡傭直給喪具從弟欽伯夫婦歲凶被略達之有田數畝售以贖之還共財產郡縣辟爲簿固遜于兄又以先世舊田讓與族弟弟不受棄爲閒田建元初表其門閭

蕭梁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兄尚爲倖臣所怨被

居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母嘗

尊母歿後恒以供奠武帝義師初至是年冬營尊不得

將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蘇遂長斷尊菜

張 康人兄坐罪松與弟各請代其死縣以讞上武帝以其孝義特免之

韋鼎其先杜陵人侯景之亂鼎兄昂于京口戰死負屍求棺無所得哀憤慟哭見江中有物流至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歎其爲積誠所感云

北魏 楊播華陰人家世淳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與弟津椿且則聚于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八十一  
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幙幔隔障爲寢息之所  
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播旣卒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  
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輔  
常旦暮參問子姪羅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  
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  
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  
兆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第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  
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  
劉渢南陽人與弟濂極友愛濂爲蓬光諮議求出爲丹陽  
丞及蓬光敗渢曰吾爲人作吏不避死濂曰我何忍獨  
生俱見殺

周 杜叔毘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早歲而孤事母以  
孝聞兄君錫爲曹策所害叔毘內懷憤惋志在復讐然  
恐坐及其母沉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毘曰曹策早死  
吾以夕歿亦所甘心叔毘遂白日手刃策于京城斷首  
剖腹解其肢體然後縛請就戮文帝嘉其志氣特命舍  
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

隋 郎方貴高祖開皇時人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  
之搯方貴臂折至家從弟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毆  
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  
流兄弟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  
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異之特原其罪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八十一  
表其門閭賜物百段

李知本元氏人事親篤孝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數庭無  
間言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且相戒曰無犯義門徃依  
者五百餘家皆免患

牛弘鶉觚人隋時爲吏部尚書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  
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子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  
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  
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田真醴泉人兄弟三人田廣田慶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  
婦遂求分異堂前有一紫荆樹茂甚議分爲三忽一夕  
枯死真驚謂弟曰木猶如此况兄弟乎更合如初紫荆

唐宗名隆基睿宗第三子初封楚王長兄宋王成器次

申王撝弟岐王隆範次薛王隆業次隋王隆悌睿宗將  
立成器爲太子成器辭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  
功楚王有定難功臣以死請乃立楚王爲太子太子嘗  
製長枕大被將與諸王共之睿宗聞甚喜及卽位賜五  
王宅環列宮側天子于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之  
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  
榻坐或就幸第賦詩宴嬉賜金帛侑歡時有鵲鳩千數  
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  
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又嘗爲薛王煮

藥風回熱鬚左右驚救帝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論者謂帝之友愛近世帝王莫及也

趙弘智新安人性篤孝太宗時累官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出爲萊州刺史事兄弘安如父兄卒慟哀過期撫兄子慈均所生玄孫來章以孝聞

元魯山字紫芝河南人爲魯山令以不及親在而娶遂不肯婚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焉乃自乳其姪乳爲生液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燃火煮粥火燎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自苦如是勣曰豈爲無人耶顧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復可得乎

王暹晉陵人肅宗時與弟暹同行中道爲賊所執兄弟爭死賊感其誼縱之

陸南金吳人仕爲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以罪亡命南金納之事世詔侍御史王旭按捕南金當重法弟趙壁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壁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兩宥之

李渭越州蕭山縣人文宗太和七年三月浙江東道奏渭幼失父母與兄二人同居兄病渭割股療之因瘥後兩兄俱死奉寡嫂孤姪二十餘年衣食無偏庄田租稅渭自主辦資財筦鑰寡嫂掌之孤姪婦孫共三十三人其

家類生芝草詔旌表之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父母俱亡值歲大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再三日丐於市以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以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韋嗣立字延構與兄承慶異母性友悌母每笞承慶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捶母感悟爲均愛世比晉王覽云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爲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割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人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悌女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數歲夫死無子以養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晝耕夜績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亡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義爭遣妻女師其風訓以壽終于家

南唐 徐鉉廣陵人與弟錯極友愛鉉以直諫被逐錯思念涕泣至于失心其母爲請于李主曰願令錯與鉉俱貶以綏其疾李主哀之召鉉還而錯已病昏瞶不識人猶自記兄背有黑痣發衣驗之遂抱噬其痣號哭幾絕

宋

太祖性友愛嘗稱弟晉王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晉王有疾灸之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

王德聰婺源人孝友信義有田百頃家食數百人同居七

十餘年縣宰劉定上其事仁宗賜扁曰孝友信義之門  
趙唐兄弟五人同居家口六十人共一爨父母相繼而歿  
唐哀毀殯塋以禮歲時祭祀如事生旌表其門

王旦字子明封魏國公洛人弟旭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  
祠家廟列百壺于堂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魏公忽自  
外至見酒流徧地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弟因  
感悟爲善

張存舉進士天禧中累官侍御史積至禮戶尚書性孝友  
收恤宗族不使一人失所卒謚恭安司馬光其婿也

琦安陽人合族百口衣食均等無異嫁孤女十餘人養  
諸姪比于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禍

二十六官者

朱壽昌天長人尋母旣得迎其同母弟妹以歸母卒撫其  
弟妹益篤爲買田居之其餘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  
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

司馬溫公夏縣人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  
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  
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趙抃字閱道西安人官至太子少師平生不治貨產不畜  
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撫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惇貧不  
可勝數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前母有二子不孝弟其母改適河陽



錢氏祖母卒衍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劔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自資後舉進士及貴顯其長兄猶存待遇甚厚二兄及錢氏姑子孫受衍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爲之嫁娶俸祿所入給宗族賙人難至其歸日無屋以居寓南京驛舍者久之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爲參政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于是俸祿常均于族人並置義田貽後

徐亨桐廬人宣和初方臘寇起亨兄爲賊所執亨叩頭告

李悅葵之東陽人宣和庚子方臘叛其黨寇縣悅與兄匿灌莽中爲盜所執欲兵之悅亟趨出願以身代昆弟爭相就死寇義之爲荷戈而去

陸時雍淳安人幼孤貧與兄力樵以養母稍長補郡學生念母兄食不給語掌膳曰吾日飯勿盡炊願輟一膳遺母自以一膳分爲晨午其苦節孝養如此後登宣和三年進士第仕至知建昌軍復請以恩官其兒子

張恪金壇人性孝友母喪祥禫逾年猶不御酒肉兄有奇疾或云人肉可療乃割股以進姪有緣後破家及坐事

沒產者皆贖還以居之

湯從彥金壇人天性友悌念兄以使事得罪而卒推已田以益之得任子恩卽與其孫徹子裝以嫁其幼女時皆高之

丁公億醴陵人靖康間公億與兄公萬避寇于鄉賊遇公萬縛之將就炮烙公億號呼願以身代賊義而舍之一家獲全

黃甫南安人與弟旦友恭交至每有疾病相與盡誠叩天以祈保祐後皆登第

許元如臯人世有孝德其父歿子當得一官兄弟相讓父之卒以讓元愛撫兄弟諸子歲當上計京師弟之子病元不忍去遂以俱行家素貧罄貲走四方求醫藥憂戚不自勝

祝確歙人親喪廬墓終制而歸一弟一兄繼死熙河不憚萬里徒步以歸其喪所舍輒悲哀上食如禮歲大疫親舊有舉室病計者每旦必携粥藥遍飲食之日以爲常曾鞏字子固南豐人性孝友撫四弟九妹于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

譚煥始與人嘗預薦書當父任力辭遜于弟後舉八行首大觀中復登進士第官至朝散大夫

許遂宣城人早孤事母以孝聞弟述亦孝謹衣食必推其兄遂子瑜述子元並以孝友稱

黃居仁字安懿鄞人紹興中進士性孝友其在官奉叔父及甥姝以行析田二頃爲義莊以贍宗姻

單煦平原人舉進士官至光祿卿兄熙嘗毆人至死煦曰家貧親老仰熙以養義當代死即趨闔所待捕已而死者熙驚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嘆遂報訟

許儉字幼度閩福清人不畜私財不置私器三世不分異庭無間言鄭性之嘗大書孝友二字以扁其堂

鄭德珪德璋浦江人孝友天至德璋爲仇家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我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遂給以無往夜將半從

聞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璋已斃于獄璋慟

數因負骨歸葬廬墓再暮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鄭清之字德源鄞人母胡氏將就蓐三日甌鳴甫生嫡母欲不舉丘嫂邊氏請于舅姑願已乳之既貴奉丘嫂如母卒爲服暮以報

余天錫字純文昌國人兄弟友恭方貧時率更衣以出終歲同衾及晚貴盛復約以昭穆同葬

王士奇字永叔福安人初以鄉薦赴省試聞弟計不赴即往蜀護其喪以歸凡六年而後就試嘗得官以母老丐祠當國者高其行畀以堂除凡二十三考方注莆田法曹真德秀語當路曰王法曹文行俱美尤孝于親當于

古人中求之後以奉議郎賜緋衣致仕

項克龍泉人幼承兄洵美訓誨成立當析產克言于有司願盡以遜兄荅其教育之恩知郡王洋上其事詔旌其門

汪宗臣婺源人入元不仕孝友天至子姓同居庭無間言元

章夢賢上海人至元中薦授管田提舉以父母蚤亡伯兄多疾卽棄官歸終身不仕事其兄如父兄歿撫其孤如子闔門二百餘口無間言

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中死木兵南下仁家爲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鬻爲汴人李子安奴力

于睢州弟于邯鄲皆爲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鈔百錠歷詣諸所求贖之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爲良孝友甚篤大德二年旌其家

陳忠壽光人兄弟四人同居孝友大德八年旌

吳傑博興人兄弟四人同居五十年又建義塾延師教鄉閭子弟知州郭克以聞旌表

元善大名人兄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父之客死至大四十年善往尋其骸骨父兄弟姪等一十五喪而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列附塋次有司以聞詔旌其廬

王榮句容人爲人孝友五世同居時歲荒有饑者出粟以

賑死者置棺以殮延祐間旌其門

吳好直蒲城人父歿事繼母孝兄弟求分財好直勸諭不能止卽以已所當得悉推與之出從師澹泊三十年無悔詔加旌表

劉德泉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德泉甚撫之及王氏卒益相友愛至元末歲饑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乃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郡守以聞詔表其閭

朱顯直定人至元間祖父已分財至顯念姪彥坤等年幼無恃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同居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北方兵起廷讓挈家避山中  
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讓乃棄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長壽父帖任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卒次卽長壽次永壽福壽忙古海牙元統間帖任沒長壽哀毀盡禮服闋當廕叙與弟羅拜母前願以職讓永壽永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吾獨不能耶以讓忙古海牙母從之

梁外僧河中人至大間外僧親喪廬墓兄那海爲奧魯官自以嘗遠仕不得養親卽棄職舉外僧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那海能義又有畏吾氏秋秋及濠州高中嘉定武

進皆以侍親不願仕以祖父廕讓叔父昆弟云

訾汝道齊河人居父喪盡孝道母高氏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毋私授以金珠令勿使兄弟知汝道泣拜曰父母艱難成家今田宅牛羊已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孝之罪乎竟辭之毋卒哀毀不御肉酒二弟將析居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撫諸孤如已子甄城柴郁陳舜咨俱蒲城人皆能孝友以已產分讓兄弟縣令言狀均蒙旌表

吳思達蔚州人仕爲開平主簿兄弟六人常以父命析居延祐間父卒治葬畢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今多破產况平母所生忍使苦樂不均耶卽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其居事聞表其閭

吳淳字伯善兄枕席幾二十年吳中被兵家人奔潰淳獨侍兄不去復遇亂兵淳以身蔽兄被三十餘鎗昏臥于地兄竟兵死淳稍甦遂入餘杭山鬻墨以終陳謙字子平父病革思鯁父歿遂終身不食鯁事兄訓甚謹訓爲張士誠兵逼拜不屈遂刃其胷謙以身翼蔽之并被害

諸汝諧濮州人父嘗命汝諧與兄汝弼別產後弼廢其產諧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貧病汝諧迎養甚謹事間有詔旌表其門

劉德奉元人事繼母何氏如所生傭工取直寸錢尺帛皆

上之四弟並何出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  
爲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鄉里稱劉佛子

皇明

盛逮字景華吳江人自其父時以閭右徙郡中洪武初  
詔求賢才得對稱 旨 賜冠服使預論議與陳寧忤  
乞歸及寧來爲蘇欲甘心焉乃令衡籍於里中俾以穀  
入雖他所通必登之以滿其額逮爲竭力畢輸其友唐  
當入金二百不能償逮又爲輸寧無以加罪而弟坐鹽  
筴方見錄父憐其少逮逸之而身出就吏論徙夏州初  
逮游秦晉間遇異人授方試之輒效年九十餘子寅以  
賢顯

張甫明易州人父在時與叔鏞既異產三十餘年後鏞食  
不自支貨帛以給甫明日我家自足給人何貸他人物  
乎遂盡以家資匙鏞簿籍送叔及兄收掌畧無難色鄉  
人高其義

劉鈍上海人永樂間兄銳以會計事坐法繫京師鈍婚二  
日卽趣裝護行兄囚年餘思歸鈍陰乞守者代兄兄既  
歸乃詒父母曰弟窘病道卒父母悲哀不已時刑部訪  
善字書者錄古文辭獄官知鈍能書以名上試之大稱  
意爲出其罪而禮遣焉比歸值夜午家人驚以爲鬼曰  
而飯欲求食吾當醮祭之鈍具言非鬼父母開門視之  
乃對泣道故兄自愧從後竇逸去然鈍亦不明兄之詒

已也後說有二子皆天鈍生四子名與者以明易中已  
卯鄉試累官建寧知府

崑星子人家常罹疫舉家逃避弟病危衆諭使棄之出  
善崑曰如崑去弟誰視湯藥竟不去病亦不染人以友

親之

日明

陸陸士

人高其

平

不自支有帛以命浦曰曰好

悲有問是此人父丑却與妹離異其三十餘年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二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節義考 義居 義徒 義友 一百六十八人

義居

漢 蔡邕陳留人三世同居

崔挺清河人三世同居

晉 邵榮興武陵漢壽人與文獻叔八世同居後旌表門閭

汜稚春濟北人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陶潛以訓其子

宋 吳元嗣江都人子孫壽皆百歲一門前後義聚不分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二



齊

封延伯字仲璉濟渤海人三世同財為北州所宗附

范安祖武陵人五世同居建元中旌其閭

陳玄子義興人四世同居百有七十建元三年表其門

閭 又東海徐生之武陵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

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楊黑頭四世同居蜀郡王續

祖華陽赫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表門蠲調

北魏

李凡安平人七世同居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

幼濟濟風化著聞表其門閭

帝威隴西人五世同居

石艾中山人五世同居

王閭北海密人數世同居百口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

異有司申奏表門閭

王澤成縣人一門數千口六世同居

隋 郭雋太原人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同

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高祖遣宇文昌平

公詣其家勞問之

唐

劉君良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門內斗粟尺帛

無私隋大業末饑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烏雛令

聞且鳴家人恠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况人耶君

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多依之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見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嘆悒而去貞觀六年表其間

榮僻河南濟源人開元二十四年河南尹崔尹甫奏壁兩代同居凡四十餘口嘗割右股肉以療母疾及刺頂血寫佛經母疾以瘳

張公藝壽張人九世同居齊隋梁皆旌表其門高宗封泰山還幸其宅問曰何以能九世不分公藝書忍字百餘以對

萬敬儒合肥人三世同居親喪廬墓大中間詔表其門州

萬吳涇縣人以孝弟稱朝廷以數世同居表其門里弁復其家

趙祚相州人八世同居詔賜旌表

高霞寓幽州人五世不異爨以孝謹稱

張珪衛州人七世同居詔賜旌表

崔邠武城人父時三世同居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

黃羨蔡州人十世同居詔賜旌表仍蠲其課調

宋練高安人以孝聞四世同居咸通九年詔旌其門

王丕繁昌人數世同居其義陸闡于朝旌表其門

賜粟免其歲存問仍復賦稅

鄧文瑞高安人四世同居五百餘口朝廷嘉之表其居曰

旌義

萬年宋興貴

奉先張孚

澧陽張仁興

博陵崔儁

濮州杜暹

櫟陽董思寵

湖城閻旻閻鄴

高平雍仙高

正平周思藝張子英

曲沃張君密秦德方馬玄操

李君則

太平趙德儼

隴西陳嗣

經城宋洸之

單父劉九江

無棣徐文亮

吳正表

河間劉宣董永

鄭縣王元緒寇元章

龍門孫神義賀見涉張奇異

舒城徐行周

睦州方良琨

桐廬戴元益

弋陽李植

以上皆數世同居天子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役有授以官者因無事實故特因地著名

五代

王仲昭六世同居旌表其門

李自倫深州人自高祖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

倫生光厚六世同居晉天福四年旌表門閭

王陶密州人五世同居世傳孝友

呂光簡北海人數世同居天子旌其門賜粟帛有司存問

何千齡浦江人貞明初四代同居

韓德潞州屯留人兄弟累世同居

潘子直大庾人事父孝六世同居

南唐

張垆家繁昌千口同居

徐承珪掖縣人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千口同居歷四十

年如一日所居里中木生連理瓜異蔓同實乾德間詔

名其鄉曰義感里曰和順

李昉深州人治家有法子孫守之數世不衰二百餘口同

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于庫計

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定數分命子孫掌其事

陳兢江州德安人伯宣之後唐僖宗時已六世不分南唐

復其家至昉之世宗族七百餘口太平興國初仍復其

家至兢之世子孫益衆淳化初詔每歲貸粟二千斛至

從弟旭弟蘊總家事仁宗賜爲本州助教同居十八

世家有百犬同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皆不食

許祚德化人八世同居至祚七百八十餘口太宗時詔旌

表其門

田祚貝州人十世同居太平興國三年詔旌其門問復其

家

李罕澄阜城人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改鄉里名及旌

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復旌表之

胡仲堯奉新人累世聚居數百口雍熙二年詔旌其門閭

張文裕陝州人六世同居淳化間詔表門閭

趙廣八世同居淳化中詔旌其門

汪文諒旌德人與兄文政俱尚義輕利聚族千三百口天

禧中旌其門

洪文撫建昌人事親至孝六世同居至道中賜御書百軸

文撫遺弟文舉詣闕謝太宗飛帛一軸曰義居人以賜

之命所司舉為江州助教旌表其門

王美蔡州人十七世同居咸平中旌表

楊榮麟州人七世同居咸平時旌表仍蠲課調

李宗廟大名人累世聚居至七百口咸平時臣下請加旌

表從之仍蠲其課

曹遵趙州人六世同居咸平中詔旌表之仍蠲其課調

方綱青陽人八世同居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

鼓會食嘗出稻五千賑貸貧民景德中轉運使馮亮以

聞詔旌其門

褒承詢會稽人居雲門山前十九世無異爨子弟習弦誦

鄉里稱其敦睦大中祥符間優賜粟帛

丁雋醴陵人兄弟十七人義聚三百口家無間言大中祥

符間表其門 咸平後有常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解

州董孝章並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

邢濬相趙祚並八世同居隰州趙友開封亭居正潁州  
趙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並七世同居邢州王覺六  
世同居兗州童升京兆元守全平定軍段德並五世同  
居亳州王子上四世同居大名陳宗祐宣州汪政潭州  
季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數千百年並旌表之  
東野宣曲阜人竇益乾封人各合居五六世有節行真宗  
東封泰山時判兗州王欽若上言其義詔優賜粟帛  
張化基閻用和楊忠義俱陝州人真宗祀汾陰時考制度  
使馬起言化基等皆聚族累世孝弟可稱並降詔褒美  
仍優賜粟帛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自唐栖雲至德十六世同居自慶曆  
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衰

錢文卿樂清人方數歲執父喪如成人時三舍法行文卿  
方冠領郡學正諸生肅然敬之奉母居白石山闔族同  
居三十餘年無間言

張崇登熙寧進士自祖父以來義不析居內外千口閨門  
肅然無間言嘉祐中楊傑過其家大書義居二字遺之  
俞極宣城人乾道中寧國府上言其義居累世不析詔旌  
門閭并復其家

吳志興楊子人世篤孝義歷七世三百年不分異積善好  
施鄉人稱爲吳善士高宗時爲廸功郎年九十三卒  
周欽若鉛山人數世同居慶元中旌表其門

張昌中漢陽人處家以義歷八世不分馮京有詩曰一水  
滌澗繞池村子房苗裔此間存同居八世三千口可惜  
君恩未表門嘉定間事聞表曰義門

張仁遇開封人四世同居

樊可行劉閏俱陳州人王世及河陰人俱聚居至七百口  
累數十百年所在請加旌表詔從之仍蠲其課調

陳芳河南人仕至大理丞一門十四世同居三百年孝義  
為時所重詔旌其門

顏詡吉州永新人真卿之後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

法嚴肅

徐國和豐城人兄弟義居宰木連理子定孫頤世盡孝道  
宇文百之新井人性孝友數世不異居庭前六燕同巢紫

荆異本合幹人以為孝友之感

瞿元肅南豐人四世同居家百五十餘口父歿兄弟六人  
廬墓盡哀有司聞于朝詔旌表召元肅入見賜御書六  
十二軸復其家

范芸軒德化人五世同居事聞旌褒蠲役

阮鍾雋銅陵人十一世同居朝廷嘉之

茅信卿泰州人四世同居家百餘口治家有法不率教者  
輒笞之卒無怨言表為四世孝義之門

徐行周舒城人數世同居詔旌其門賜粟昂州縣存問復  
其賦稅

陸九韶金谿人累世同居家法嚴肅每旦家長率衆子弟一人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差選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羨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

鼓三疊子弟一人唱曰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薛朋龜定海人祖父五世同居號爲義門至其孫通亦復如是

薛觀字景荀鄞人聚族千指同居合食者五世人稱義門薛氏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

毛仁魏縣人李文綱臨河人皆數世同居奉詔旌表門閭賜粟州縣存問復其賦稅



徐文震金華人尚禮好義數世同爨德祐間丞相留夢炎署其門曰金華孝友

奈起銅陵人一門義聚千三百餘口

張評事涇陽人五世同居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宋金兩朝勅命築義門臺旌表宅里

遼

張廷美前遼州錄事六世同居

劉興胤儀坤州人四世同居聖宗開泰元年各給復三年

靳文貴慶州人八世同居詔賜職

達魯奚人三世同居咸雍十年賜官旌之

張寶錦州民四世同居太康四年命諸子三班院祇候

田世榮天德軍民三世同居壽隆六年詔官之命一子三班院祇候

元 班院祇候

向遜宜都人九世同居人無間言稱義門其十世孫存仁存禮早卒二妻俱守節至元中旌其門曰節義

楊一懷孟人至元間憐其叔清貧密以分契詣神祠焚之與清同居者三十年無間言有司以狀聞詔旌其家

張閏延長縣人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諸婦女聚一室為女工工畢歛貯一庫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

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眾婦共乳不問孰為己兒兒亦不知孰為己母也閏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八十二

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門

趙毓管城人其先居唐州三世同爨毓官福州司獄滿歸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處自是大小百口略無間言毓長兄瑞早卒嫂劉氏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歿嫂王氏毓母以其年少命嫁之王氏泣曰婦無再嫁之理願終事姑毓妹贅王佑佑卒妹念佑母無子請歸奉之孝友節義率毓一門元貞初旌之

劉讓陽艾口人六世同居闔門四十餘口惟然無間大德元年表其門

王顯政蒲城縣民五世同居文宗天曆二年詔旌其門任天祐武安人躬履忠信子孫七十餘人無敢積蓄四世同居泰定三年表其門

王理蒲城人七世同居延祐天曆中表其門鄭綺浦陽感德鄉人綺事父母孝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改改生德珪德璋極友愛德珪生文嗣自綺至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四年旌表其間至元元年太常博士柳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德璋子太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凜如公府自大丞相及臺院諸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者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莫之先書東浙第一家以褒美之皇太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八十二 三百九十五

子聞其事曰國家之祥瑞也親御翰墨昇以鳳麟二大字勒石以傳家有二馬一馬出則一馬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

張政臨漳人六世同居家口四十餘人各守禮法族黨稱其孝義有司以狀聞詔旌其家

田韋臯累世同居詔旌爲義門

李恭讓安平人累代同居旌其門曰義門

同山周氏金陵人自紹興至順帝時同居者九世歷二百餘年老幼千指功總以降幾至親盡朝夕聚處

王子覺浦江人四世同居

員從政葭州人累世同居

吳起孫高安人九世同居

陰幼遇奉新人五世同居

陳伯宣江州德安人子孫同居十餘世旌表爲義門

丁煦汴梁人八世同居

陳成字公姜晉江人敦行孝友四世同居六葉相見監郡

僕王立表其門曰高年耆德扁其居曰衍慶  
方時發青陽人綱之後十一世同居至時發克世其家以  
孝義被旌起爲潮徽二州教授  
張弘毅修武人七世同居一門孝友敦睦財無私蓄有連  
理樹生焉詔旌其門所居之地名孝義鄉  
羅世華字明遠慈谿人與弟世英弘惠天錫世昌一氣偕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八十二 三百三十六共浙

老五世同居至正二十四年旌曰同居耆德羅氏之門  
辛世顯字伯榮臨朐人年踰七旬日與弟宴集怡怡如也  
老稚百餘口閨門肅雍人無間言同居五世人稱美之

休寧朱震雷

河南李福

真定杜良

建寧王貴甫

句容王容周成

鄆陵夏全

保定成珪

開平溫義

大同王瑞之

平陽湯文英

江州范士奇

涇州李子才

宿州王真

蕪湖芮世通 十世

陝州向存義 八世

曹州劉環 八世

以上皆元時累世同居者朝廷嘗表其閭或復其家

皇明

蕭與賢世家吉水聚族而同釜爨以居五世矣兄弟三人  
伯曰與賢仲曰與權季曰與恭雖遭值變故家日以削  
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諸子才皆克肖善守家法朝夕  
與諸孫力田服賈共子弟之職而與賢教之以禮即冠  
婚喪祭行之内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邦之大夫士  
嘉之名其堂曰友恭

何執中南陵人洪武初襲父爵民兵萬戶與弟時中聚族

同居九世不分

韓錦潞城人六世同居家衆凡四十餘人庭無間言同邑

李昇亦同居六世成化六年同受旌異

張齋十世同居齋宿遷順德鄉人其家自元時有始祖張榮凡八世同居成化七年有司上其事 詔表其閭逮今凡十世二百餘口云

虞訥樂平人五世同居有家範人無間言

廖秉綏廣昌人性友愛五世同堂婦入門無敢言分異者有司旌其門曰雍睦

李玘蒲圻人敦孝義子孫七世同居成化間表其門

王燾蘄水人七世同居少長三百餘口庭無間言 詔旌其門曰孝義

王宗義石首人五世同居長幼二百餘人藹然雍睦 詔

表其門

談錄武陵人自祖子隆以下曰文亮曰興曰惟福曰志貴曰仲旻至錄十世不分居成化間事聞旌之今子孫數傳猶守家規不變

石瑗武陵人祖庭河嘗著家訓約子孫同爨傳至邦達興權應鳳子明和至瑗家益蕃衍人無間言孫偉鼎益守其訓惇尚禮讓後知府陸瑯大書十世同居遺之家受旌表

襄陵王五世同居嘉靖十一年 韓王聞于朝 命撰勅遣官旌其門

義徒

漢

云敞字幼孺師事同縣吳章及章爲王莽所誅弟子千餘人盡更名他師時敞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屍歸殮葬之

王成太尉李固門生也初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燮歸鄉里燮年十二姊文姬爲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燮託言還京難作基茲皆死文姬乃告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歿其在君矣成乃將燮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陰相往來梁冀誅乃還鄉追行喪服及成卒燮以禮葬之四時則設上賓之位祠焉固死時又有弟子郭亮未

冠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哭臨不去會杜春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至洛托爲夏門亭吏守護尸積十二日上書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得歸葬

禮震平原人其師歐陽歛字正思樂安人坐賊下獄諸生爲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震年十七聞歛當斷馳之京師行至河南獲嘉縣上書求代歛死而歛已死獄中聞者義之

景毅蜀郡人靈帝時李膺坐鈞黨請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毅子碩爲膺門徒未及錄毅慨然曰本爲膺賢遣子師之豈可漏名遂自表免歸時人稱之

任末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

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

吳 費慈宰意俱孫拯門人拯爲陸機司馬機爲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慈意二人詣獄明拯寃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在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死獄中二人亦死焉

晉 許攸字季義東陽吳寧人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冲在郡亡攸聞之盡哀負擔奔其喪送還會稽疏食執役制服三年

宋 游酢楊時俱程伊川門人一日侍伊川瞑目坐良久而覺命之出二子乃出則門外雪深三尺

元 顧德玉字潤之樵李人自幼從寧國路儒學教授俞

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于杭潤之侍湯藥情至切若父子醫爲之感動弗肯受金今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既而訪醫吳中病且革趣舟歸潤之進次尹山卒明日乃至攜李潤之奉其屍斂于家衰經就位邦人士爲潤之來吊者潤之拜之越明年塋于海鹽近顧氏之先塋歲時祭享惟謹  
以上係師弟

義友

春秋 鮑叔牙與管仲相善仲嘗言曰吾嘗仕而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才知我時不遇也吾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取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在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叔也

戰國

左伯桃羊角哀皆燕人聞楚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糧少桃自以能不如哀乃弁糧與哀令往事楚自饑死于空樹中哀至楚為上大夫乃言於楚王備禮以葬伯桃

青苜趙人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進青苜為參乘襄子進視梁下有人青苜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苜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苜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吾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

漢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元伯劭為友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乃共尅期至期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深耶曰巨卿信士必不相違巨卿果至升堂飲酒盡歡而別後忽夢劭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時塋豈能相及耶式恍然覺悟悲嘆泣下素車白馬馳往赴之未至而喪已發柩不前進母曰此必為巨卿耳巨卿既至叩喪車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未從此辭執紼引柩於是乃前巨卿至墓為修



塚樹乃去

雷義字仲弓豫章人順帝時舉茂才讓與友人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范丹字史雲陳留人與同郡尹苞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戶外尹年長常先着衣入須臾出解衣史雲終無間言

習脂京兆人與孔融善每戒其剛直太過及融爲曹操所害舉族皆夷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遂收葬焉操欲殺脂既而赦之

吳 吳範字文則孫權時拜騎都尉素與魏滕同邑相善

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令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子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使鈴下以聞鈴下曰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耶口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乃排闥入言未卒權大怒欲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乃釋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

劉宋 蔡興宗宋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殮致喪還豫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八十一 一八 四十四  
章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與宗抗言答曰陛下自  
殺賊臣自葬范義既犯嚴制終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  
色

唐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爲并州法曹叅軍同府叅軍鄭崇  
質當使絕域母老且疾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  
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  
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遂相待如初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與劉禹錫相善及以罪同貶宗元  
得柳州司馬禹錫得播州司馬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  
親老宗元草疏將以柳易播會裴度請于上得改連州  
乃止

道琮蒲州人慷慨尚義貞觀末徙嶺南有友人同斥者死  
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可恨耳道琮  
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以  
積潦失殯處道琮痛哭諸野波中忽若盆沸道琮曰若  
屍在再沸祝已水復沸乃得屍載還鄉

宋

韓億靈壽人與龍眠李若谷爲友億登進士選縣尹將之  
任億自推毋車若谷推其妻車將近縣吏卒來迎乃止  
億割敝褥分半并餘金與之涕泣而別兩家子弟繼好  
不絕若谷明年登第

侯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隨計入京里中醜金贖行比還悉散同舉者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者不可爲他利將行聞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愈以已馬載之徒步而歸可與申顏爲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卒目不瞑人曰其侍侯君耳既殮而可至撫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計鬻衣相助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寢告適友人郭行叩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畧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其賢

巢谷眉山人舉進士學古兵法游西邊與河州將韓存寶

善存寶坐罪死谷逃江淮會赦乃出紹聖時蘇軾及弟轍貶嶺海谷徒步往訪時年已七十餘矣見轍握手道平生將復見軾于海南轍止之不從又自循至儋至新遂病而死轍聞哭之曰谷于朋友之義無愧高恭惜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余兄弟也

蔣淖零陵人少辭家入太學後歸隱黃庭堅在宜州病革淖往見馬庭堅委以身後事及卒爲棺殮具舟送歸鄒浩謫永州淖從之游浩有昭州之行淖又爲經紀其家田畫王回曾誕皆鄒浩友也浩諫立劉后事被謫畫逖之浩流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不言官京師遇寒病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

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謝之初浩將諫告于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母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遊錢為浩治業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詰詔獄曾誕嘗三以書獻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蘇以譏浩不能諫孟后之廢而俟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應高溧陽人景炎中虜陷建康時故人趙淮宿于其家為虜所執應高聞淮死追悔不及乃哀號投荆溪中死張毅文字子載廬陵人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屬元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毅文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吾當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園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製一橫公刑日即

元

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于俘虜中俾出焚其屍收拾骸骨襲重囊與先所函積負之南歸赴公家葬焉

陳旅莆田人初至京師感虞集為知己及提舉淞江儒學時集歸田已數載歲且大比請于行省叅知政事字木魯狎親奉書幣請集主文鄉闈欲為問候計乃衝冒炎暑千里訪集于臨川集感其來徂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惓然若將永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平生益友也一日夢旅舉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耳已而旅果卒集慟之不置

皇明

陳汝同號古菴爲國子祭酒致仕與翰林修撰梁禋

禋永樂甲辰進士

居同年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托也及禋

病篤先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

古菴垂泣諾之及禋卒凡子女居第嫁娶等事皆先生

經理之始終如一冒物議不計也禋女得適黃瑜瑜爲

肇慶大守以其事告葉文莊公嘆曰友道彫喪久矣如

陳先生可多得也哉

雍泰字世雍陝西咸寧人性廉厲凜不可犯正統天順間

爲山西副使至都御史巡撫宣府泰既貴過家往訪同

窓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塗謂曰雍泰乃

念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泰敬諾而歸至期

冠帶以侯生布衣毳毳背隻鷄持瓢酒至據正席而坐

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亦直受之不辭蓋中原西北

士大夫長幼之禮甚嚴年長者每呼姓名或獻酬幼者

周必跪初不計貴賤吁西土風俗亦厚矣哉

陳循與高穀俱景泰間學士穀娶夫人性極妬悍長而無

出及置一妾禁不容入寢一日循過留酌因談及此夫

人屏後聞之即出詬陳公陳公掀案怒起以一棒撲夫

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因數之曰汝無子法當

黜今不黜汝而置妾汝復聞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

吾當奏聞 朝廷置汝于法自是妬少衰其後高公得御妾生子恒廢中書舍人皆東公一怒之力亦義舉也

出入置一妾禁不容人一日前戲置酒因適又出夫

士大夫其心之斷其氣平身昔每中致各為熾懼也昔

奉以兵事之興鳩必親主亦直受之不報蓋中風西此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三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節義考

義母

明經婦

義夫

義婦

義妾

義僕

義物

義母

周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郊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繼母繼母遇之加厚猶不愛繼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前妻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繼母憂戚悲哀帶圍臧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謂繼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勤勞憂懼如此繼母曰如妾親子

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爲何以異于凡母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母繼母如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愛可爲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于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繼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

**魯** 義保孝公保母臧氏之寡妻也後號爲義保初孝公父武公與其長子括中子戲朝宣王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官將殺之義保乃衣其子以

稱之衣卧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逃免

**魏**

節乳母者魏公子乳母也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

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夷族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族乳母僮言之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噍類乳母曰吁吾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吾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

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抱公子逃于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着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

齊

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闖死于道者二子並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使不能決乃言于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生死乃召問其母母泣而對曰殺其少

者曰少子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母對曰少者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母疾且死時屬之于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許人以諾豈可忘人之托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子雖痛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王美其義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

漢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歸法珠入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關關吏搜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曰噫此犯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



初心恐毋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先君不幸夫人解繫臂葉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毋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謂吏曰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妾當坐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因又哭泣涕下交頤關吏垂泣終日不能自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爲男所取也

晉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聘爲婦而陶氏貧賤湛

氏每紡織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潯陽縣吏嘗盜魚梁以一斛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我乃增我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隣人供殺饌逵聞之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前妻長子與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興疾又乃瘞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

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吾曹過惡亦已甚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郡守表異其母蠲除之

隋 陸讓母馮氏上黨人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開皇末爲播州刺史賊貨狼籍爲司馬所奏案實將就刑馮氏蓬首垢面詣朝堂訴讓罪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情於上治書侍御史柳或進曰馮氏母至德有感行路如或戮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是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唐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母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克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髮鉗得保養許之時喪亂餓死者籍籍游丐道路以食師仁後詐爲採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

李畬母者失其氏畬爲監察御史得廩米量之三斛而贏問于吏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傭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勅歸餘米償其傭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宋

余楚妻建陽人姓陳氏生子翼三歲楚卒陳氏盡以其產遺前妻二子翼年十五使游學四方在外十五年以進士歸王安石誌其墓

王氏利州路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五年就養興元常以義勉其子令事不避難後元兵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元

姚里氏北邊千戶耶律留哥妻也留哥卒令善哥襲其父爵姚里拜且泣曰薛閣者留哥前妻所出嫡子也善哥

者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已而蔑天倫婢子竊爲不可太祖嘆其賢

柴氏襄陵秦閨夫繼妻也前妻遺一幼子未幾柴亦有子閨夫死柴辛勤紡績遺二子就學至正末長子被累法當誅柴詣官泣訴曰吾次子往從惡非長子也次子亦自以爲罪鞫之至死不易言官訊之得其情義柴之行遂釋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事聞旌表復其家

附明經婦

戰國 孟子母仇氏以經訓子婦嘗袒而在室孟子勃然不悅婦辭于姑曰妾聞夫婦之禮私室不與焉今妾竊情在室而夫子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處孟

母乃呼孟子而命之曰禮云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汝掩人之失而以責人不亦難乎遂留婦如初

漢

伏生女義娥傳尚書于晁錯

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至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

曹大家扶風曹世叔妻班彪女名昭字惠姬博學高才世叔早亡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官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踵成之數召入宮令后及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有女誡七章

符秦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

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教其子逞學成名立仕符堅爲太常堅常幸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壹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

宋

歐陽修母鄭氏廬陵人年二十九而寡親教其子家貧無

紙以荻作筆畫地爲書後修卒成大儒

蒲貞母任氏南宮人知書里中號任五經自教其子貞中  
元豐間進士累官中大夫

蘇軾母程氏眉山人嘗夜讀漢史至范滂傳喟然而嘆軾  
時幼侍側謂母曰某若爲滂夫人許之乎母曰汝能爲  
滂吾獨不能爲滂母哉

二程先生母向氏河南人明于經術親教其子嘗令學書  
署伯子曰殿撰叔子曰處士蓋預有以知其終矣

遼 邢簡妻陳氏營州人父陞五代時累官司徒陳氏甫  
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咏時以女秀才  
目之年二十歸於簡孝舅姑閨門雍睦有六子陳氏親  
教以經後二子抱朴抱質皆以賢位宰相贈陳氏魯國

夫人

金 蘇嗣之母白氏許州人宋尚書蘇轍五世孫婦也年  
二十餘卽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兄嫂議改醮白微聞之  
牽車徑歸曰我爲蘇學士家婦又有子乃欲使我失身  
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徃天興元年許州被兵嗣子  
爲汴京廂官白曰兒子徃京師老婦死無恨矣卽自縊  
于室側家人弁其屋焚之

元

虞集母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也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  
族弟參知政事棟明于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卽盡通其

說集與弟槃隨父汲趨嶺外于戈中無書籍可携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

賈氏幼讀書通大義家貧而寡設教女館授書自給閨門肅然事聞旌之

陳槃祖母吳氏休寧人槃三歲吳氏口授孝經論語成誦義夫

漢

家弘長安人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群臣公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乃令主坐屏風後呼弘論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對曰臣聞貧賤之

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楊喬桓帝時人竇武薦舉于朝儀容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宋

馮京字當世江夏人鄉選廷對皆第一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掖入其家示以奩具豐盛無比京以曾娶竟力辭不受

周世南祁陽人少好學遊上庠已聘董氏女未婚而女失明女父請改婚世南父貽書問之世南曰人生配偶自有定分始全終廢天也既第成婚士論高之後官至駕部郎中以少卿致仕

鄭叔通初定夏氏女爲婚及登第歸而女已啞矣其伯欲別擇配叔通堅不可曰此女吾若不娶終身無所歸况以無恙而成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哉

周恭叔幼議母黨之婚登科後其女雙瞽恭叔娶之篤愛過於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劉廷式字得之濟州人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廷式及第女以病失明家貧甚不敢復言婚或勸納其幼女廷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廷式哀之踰年不肯復娶蘇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廷式曰吾知哀吾妻而已若綠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眉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妻也邪

呂贇汲縣人未第時聘里女及舉進士婦家言女故無疾今盲請改娶贇曰既聘而瞽汝不爲欺卒娶之生五子大臨大防大鈞大忠皆妻出俱登甲第其一郎丞相汲公

張漢英奉化人幼聘呂氏女及請期呂以女瞽辭漢英曰此命也遂娶之度宗時守樊城死節

漢英字彥古奉化人登淳祐元年進士少聘徐氏女女病鼻腐且貌醜其父母辭曰公盛年高科不患無良配不敢以辱公漢英曰女有疾非漢英誰適既婚相敬如

賓後為國錄妻沒終身不蓄婢

金 郭丙進士海陵王南遷避亂居杞元兵渡河婦王氏被虜恐被辱投河死及亂定丙還鄉里感其義終身鰥

居

皇明

李宗願靖安人幼穎異年十三以能詩聞陳友諒膺南昌

妻夏氏自溺井宗願義之不再娶 國初擢國子學正

後拜御史累官禮部尚書表為義夫

陳鎰祥符人家貧孤立妻死不再娶躬執爨以養父

奈汝賢字用卿號龍陽華亭久中年失偶不再娶不畜媵

婢登隆慶戊辰進士出入仕途二十餘年止以一二老

僕自隨里人稱為真義夫

義婦

魯 義姑齊攻魯郊見一婦人抱姪棄子以避軍齊將問

其故婦曰棄子割私愛抱姪存公義齊將曰魯未可伐

也遂班師而還魯君知之賜束帛百端旌為義姑

秦 嬴氏晉圍晉於秦穆公以女懷嬴妻之六年圍將逃

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于父之接怠而秦晉之交不

加親也夫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

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

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

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



也三者無一可行雖然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矣子圍遂逃歸

楚 越姬者勾踐女也昭王與蔡姬越姬遊雲夢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亦若此蔡姬許之越姬不許曰妾聞婦人以死彰君之善不聞苟從其闇死為榮及昭王救陳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史謂可移于將相王不忍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請先驅狐狸于地下卒死之而蔡姬不能死楚人立越姬之子

晉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文公初避驪姬難奔齊齊以姜妻之遇之甚善文公曰人生安樂而已誰

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于桑下蚕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公子而載之以行公子復國以姜為夫人

趙姬晉文公女也初文公為公子與趙衰奔狄以狄女叔隗妻衰生盾及返國又以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姬請迎盾與其母既至姬請立盾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梁 節姑者梁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子在內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趨

火人止之曰爾本欲取兄之子皇恐率誤得爾子中心  
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  
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  
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

漢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拾遺金妻勸令還之後遊  
學一年而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  
妻乃引刀斷機曰夫子積學當日知所無以就懿德若  
中道而歸何異于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七年不返遂  
成大儒其姑每攘鄰鷄爲饌婦不食泣曰恨家貧不能  
自力使盤中有不義之物其姑遂止攘後因賊剽掠欲

汚之先劫其姑謂曰從我則釋汝姑不然則殺之婦即

自刎盜亦釋其姑太守聞而以禮葬之號曰貞婦

捷爲盛道妻同郡趙氏女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  
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  
刑必無生望君可速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  
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携持而走度道亡遠乃以實告吏  
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免道感其義終身不娶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  
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  
女爲中調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  
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皆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

當之乃洋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乃告其夫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卧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不殺其夫

吳 孫翊妻徐氏翊爲丹陽太守御下過嚴督兵媯覽刺殺之謀扶徐徐給以晦日設祭除服聽命覽許之徐潛遣使訴于翊舊將孫高傳嬰合謀斬之徐乃衰經奉覽首祭翊墓

晉

張茂妻陸氏茂爲吳國內史與三子俱爲沈充所害陸傾家業率茂部曲討充充敗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罪

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太僕

殷 敬仲郎吏部時爲酷吏所陷其妻顧率二女割耳爲敬仲愬竟得減死

鄭 衰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衰先娶孫氏早亡聘之爲繼室事舅姑盡孝叔妹群姊咸得懽心及衰爲司空子默等又顯列而曹氏愈挹損分俸給宗姻家無餘貲孫氏瘞于黎陽及衰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配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依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雁行之禮人謂趙姬下叔隗不足稱也

鄭 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幼有德操既歸鄭氏爲九族所

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沉生命棄之  
石氏曰柰何使舅之胤不存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  
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北魏 孫氏男王者平原鄆縣女子也夫爲零陵縣人所  
殺男王追執仇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王曰女  
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  
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王重節輕身以義  
犯法緣情定罪理有可原其特恕之

隋 楊慶妻王氏世充女兄也慶本隋鄭王陷于世充故  
世充妻之用爲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與王歸唐  
王謝曰鄭以我奉箕帚者以結公之心也今負恩背義  
願送我歸東都慶不聽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  
則吾夫死若是生亦何益乃飲藥死

唐

畢某妻竇氏河南人初畢爲朝邑令會同州軍亂令匿望  
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盜入捽令首欲殺之竇  
泣蔽捍持賊袂至中刃不解令得脫走不死賊亦去京  
兆聞之賜酒帛醫藥幾死而愈

李湍妻某氏湍籍吳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烏重胤妻爲  
賊縛而鬻食之將死猶號湍曰善事烏僕射觀者嘆泣  
重胤請以其事付史官

韋雍妻蕭氏雍在張弘靖幕府以朱克融亂被劫暨臨丹

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  
雍蕭意象晏然觀者哀嘆是夕死太和中贈蘭陵縣君  
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衛方厚妻程氏太和中方厚爲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  
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昌齡將執付吏乃卧棺中以死  
告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方厚閉久以爪攫棺爪盡乃  
絕程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刎陳寃下御史鞠治  
有實昌齡乃得罪詔封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周迪妻某氏唐末楊行密圍揚州軍士殺人而賣其肉迪  
饑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並死願鬻  
妾以備行資迪不忍妻固與請屠肆得白金一錠使歸  
迪至門與守者金語之故不信共詣肆相驗其妻之首  
已在案矣迪累餘體歸葬之

蔡高妻程氏仙遊人高爲太康主簿卒于官時程年二十  
有四縣人哀其貧以錢百二十千爲贖程氏泣曰吾家  
世庶吏不可以此污吾夫却不受既歸鄉里以冰雪自  
持終其身高襄之弟也

宋

王衰妻趙氏韶州樂平人建炎中衰監上高酒稅爲金人  
縛其夫婦于劉氏門而入虜掠趙宛轉解縛并解衰令  
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衰安在趙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  
不得怒趙欺已殺之衰方伏叢薄間望之悲痛歸刻像

以塋

丁國賓妻東安縣人建炎中盜祝友聚衆于滁之襲家城掠人爲糧國賓及妻俱爲所掠妻泣謂盜曰丁氏族流亡已盡願存夫以續丁祀盜殺之而存其夫

章侯妻應氏永康人與其姒周處家親愛如同胞宣和間方臘作亂應氏病足與十歲兒居不能避周亦歛歛不忍去應曰姒無病宜急避周曰死生同之何避焉既而賊入肆威迫林周扶應氏相與罵賊義不受辱兒亦泣謂賊曰寧殺我無殺二母賊怒并刃之

楊允妻柳氏海州人家富寡居二子皆幼時用兵燕雲厚賦緡錢一日柳氏語子曰國家用兵歛及下戶官司督責甚峻吾家私錢列屋鄉黨受罪于心安乎遂請于官以錢百萬充下戶之糧于是貧民免害官吏亦得逖責後子爲太僕卿

王木叔妻何氏永嘉人遇夫之貧友至必極力營辦供奉遇貧士必因而濟之一日語夫曰子爲官人當不餓死然無如子之季及子之群妹何我橐中尚有餘貲又蓄奚益夫嘆曰此吾素志旦日盡給散無遺木叔既登仕籍後語夫曰子改秩信不餓矣子季尚困場屋何以能立先公有田若干畝盡悉畀之夫曰此尤吾志也遂與之

陳安節妻漢州洛佳縣王氏女歸同縣陳安節夫死堅守

教子日新孫綱綬咸有聞嘗有夫之妹厚嫁之妹財爲夫所罄復爲置產撫諸甥如已子宗親貧窶者收養嫁娶至百數有故家甘氏以貧質女酒家爲出金贖之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乾道九年旌表其門閭

曾婦晏氏汀洲寧化人夫死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晏依山爲砦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召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汝念主母當各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之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提鼓使諸婢鳴金賊退敗鄉人挈家依者甚衆晏助不給者以家糧又析砦爲五使相應援賊弗能攻凡存活老幼數萬人詔封恭人賜霞帔

元

程鵬舉在宋季被虜于興元張萬戶家爲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甘心于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于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于張張命出之遂鬻于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綉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日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廕補入官迨元統一海內程爲陝西行省叅知政事自與妻別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鞋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夜寢未嘗解衣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

將半載以所成布疋償元鬻鐵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庵中所遣人即往尋之見以曝衣為由故遺鞋在地尼見之詢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叅政使尋其偶耳尼出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復全吾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與元路官為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車輿至陝重為夫婦

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旁有虎至衙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見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城求醫

以傷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

方寧妻官勝娘建寧人寧耨田勝娘餉之見一虎方攬其夫勝娘即棄饁奮挺連擊之虎舍去勝娘負夫至途中而死有司以聞為旌復其家

郝戡妻聶氏石州定胡人事舅姑盡孝戡篤學苦節而不仕姻族語聶使勸戡聶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

李伍妻張氏鄒平人夫死戍所孝養舅姑凡四割股肉舅姑沒臨積水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至福寧墓地不可識忽一童子言動如其夫指示骨所發得之張曰信吾夫骨



者入口當如水雪粘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使護喪歸  
葬官給以錢仍旌其門復其役

萬昱妻范氏杞縣人至正間昱奉親與兄弟避難母亡于  
道繼而父兄亦亡會丞相泰不華總戎昱從事左右奉  
命他所行且語范曰吾兄已亡惟餘一息苟不得已棄  
已子耳范許諾尋果兵變范如夫所云棄子存姪畧無  
一毫不平意亂後得一子人以爲義感所致因名其子  
曰義

蘇氏真定人徙家京師夫武用安疾蘇氏剗股爲粥以進  
疾即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兄利其貲欲逼嫁之不  
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二弱息蘇氏取育之

淮陰義婦山陽大義鄉人李氏富商妻也有姿色邑人同

商者悅之因道殺其夫厚爲棺殮持其喪以歸給云溺  
死且盡歸其財伺其除喪講爲婚姻且自陳有義于其  
夫婦亦感泣許嫁之生二子矣一日家有暴水水有浮  
漚夫輒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固問之即以實告曰前  
夫之溺我所爲也溺時有浮漚指謂可鳴吾寃今見之  
殊不爾故笑義婦默然即日伺便奔告有司正其獄又  
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仇二子仇人之子也即縛投之  
淮已亦自投焉

戴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  
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三  
四十四  
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迴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夫既別遂赴水死

莊居敬妻徐氏海州人元季夫爲河南平章死于禦寇徐收殮竟復其仇率所部兵携幼子歸至正九年徐負喪居京師大臣上其事詔歸葬海州旌表其門

阿禧雲南梁王女段功妻也功有功于梁王王陽德之而心實忌之密召阿禧付之孔雀膽一具令毒之曰脫無平章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阿禧潛然不受命乃私語功曰我父忌奴願與阿奴西歸出毒具示之功曰汝何造言至此終不聽明日梁王使人殺功阿禧悲傷作詩竟死焉

皇明

劉氏名翠哥房山人季仲義妻元末邑大饑官兵執仲義欲烹之食劉氏奔救不從乃曰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願就烹以代夫兵遂釋其夫而身劉氏聞者莫不哀之乙氏武人于伯婦美姿容歲大侵伯不能生活以婦鬻娼家婦曰此豈人所爲死不亦易耶誓不往絕食已旬日所着裳布齧盡竟卒

義妾

周 主父妾者周大夫勝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周其妻通于隣人及主父歸妻置毒酒令妾進之妾念進之則殺主父不進而言之則殺主母乃佯僵仆而覆其酒主母以他過笞之幾死不言主父之弟知其實告于主父主父乃殺其妻而欲以妾為正室妾力辭不受主父厚資嫁之

衛 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吾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不堪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細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吾幸也今又煩孺子

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不祥耶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吾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遽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懼遂許傅妾留焉

金 郭斌女奴者城守會州城破同妻子自焚死女奴自  
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盡忠恐死絕嗣此其兒也幸  
哀而收之言畢復投火死元將聞之惻然為保其孤

元

吳興二妾趙公碧瀾宋宗室也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慮  
無以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肯嫁數獻酒肴致殷勤公  
于卒也覆諸水曰慎毋再見昔吾割情忍愛以去爾爾  
弗我忘祇覺我心耳既而各與其父母俱至泣而曰妾  
家每歲請給足可養贍願執事終身為尼以報主恩公  
遂復留之他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寡女復資育之  
宋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主卒朵那奉主

婦日謹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寇陷杭劫官民庫至偉  
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婢皆  
散走朵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  
豈利殺人哉若免主毋我當悉與將軍寇解縛朵那乃  
探金玉珠銀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朵  
那朵那持刀欲自屠寇驚異捨而去朵那泣拜主婦曰  
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今失貨而全身非義  
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云

宋

春娘蘇子瞻婢也子瞻居黃州臨行蔣運使餞之公命春  
娘行酒蔣問春娘去否公曰欲還父母家蔣曰公行必

須馬願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春娘歛衽前曰景  
公斬厩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厩焚而不問馬皆貴人賤  
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賤人矣遂下堦觸槐而死  
翠蓮綠雲皆趙淮妾淮爲江東轉運與元兵戰死瓜州二  
妾俱年少元將欲納之妾給之曰必焚骨乃可既而同  
抱骨投急流中而死

皇明

直奴黃巖符松妾鍾氏歸母家欲有他志直奴泣  
諫鍾怒捶之必逼以去真奴潛歸慟哭遂縊于松樞上  
春香劉昌妾歎人昌卒妾少艾昌父欲嫁之春香不從自  
縊昌妻洪氏亦絕穀十日死

涇縣人童寬濟妾寬濟令萬載卒于官章年一十扶  
襁歸舟中坐卧不離棺側及抵涇遣人報嫡嫡至悉取  
宦囊付之束髮易衣伺昇棺起即自投河而死

高三京師娼女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屬意因與  
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高閉門謝客天  
順中昌平爲石亨所忌奏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土  
木昌平坐視不救爲不忠朝廷命斬於市親戚故吏  
無一往者獨高素服往哭親吮其血仍以絲連其首買  
棺殮之遂縊而死

陳氏牛氏高邑人爲許顥妾顥拜監察御史病卒二妾皆  
經死事聞旌爲雙節

義僕

漢李善字次孫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俱疫死  
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  
財產善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備嘗  
艱勤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行之  
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及續長奉歸本縣修理舊業  
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  
舍人後補日南太守還過主墓解衣拔草泣拜而去  
晉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遣歸石勒逖弟約從蘇峻反敗  
而奔趙勒以既滅劉曜當顯明順逆乃誅約夷其族安  
悵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乃竊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

氏亡後歸江南

元

符守信總管符翁僕也本姓郎氏符翁愛其謹信字之若  
子符翁得痺疾家貲浸廢守信日夕營致微利以養凡  
二十年翁卒守信卜安陽西原塋之又事主母凡三年  
卒合塋治墳樹表

劉信甫揚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瀨死以孤托之孤漸長  
孤之叔利孤財妄訴于府曰某家貲產未曾分析今悉  
為姪所據郡守劉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以父訟不勝慙  
且憤毒父死而復訴于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魯花  
赤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弁得以中

守引致百餘人皆抑使誣服曰孤俾某等殺叔守受孤賄若干鞠信甫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初信甫先遣人密送孤過京師避一達宦家囑之曰慎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賄達魯花赤孤得無預而信甫減死既而叩蹕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巨萬計孤歸悉筭償信甫曰奴之富皆主翁之廩也今主有難奴救之分內事耳寧望報哉力辭不受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至元十二年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拜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求歸省父母因伏地涕泣不能起

阿思蘭母子感動許之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為卜地塋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見其孝裂券縱為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錄其家群奴各亡去一德曰吾忍同路人耶為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稱為疾風勁草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堅辭不受曰得歸侍養老母主之恩已厚矣皇慶元年旌其門

楊不花文宗時除通政院判將行遇陝西諸軍見殺二僕亦見執曰吾主既為國死吾縱為人奴今苟得生他日何以見吾主于地下不若死從吾主欲起殺仇仇要斬

之

胡忠新塗富人胡制機僕也制機初無子養張願孫為子後自生子而死願孫利其貲與弟珪謀殺之賂郡縣吏獲免後願孫為參政忠訴主之寃于官乃誅願孫及其弟珪其貲悉還胡氏時元貞四年也

楊兒穎川人淮南叅知政事趙璉之僕璉為張士誠所執罵賊而死楊兒以身蔽璉并殺之

皇明

范信崑山龔泰家奴泰家貧鬻信夫婦於蘇州夏雉瀆某家數年不通正德初泰貧益甚無支遇信於途信泣拜于地懇延至新主家謂新主曰此主今流落在此

心不忍欲望容留夫婦願早暮傭力報主兼圖供養故主新主義而聽之信即背負小販往來村落市賣以給爰而不衰

施慶浦江人鄭湜家僮湜喪哀泣不輟三年不御酒肉人稱為義僮

金鑄遼陽健兒事其長王世勳率眾禦虜被圍眾且盡鑄獨破圍出顧見世勳尚困圍中奮死入重圍與俱出世勳馬為虜所奪即以已馬乘世勳身獨步戰援不至竟死焉

金祥武昌熊中丞公桴門卒也桴始守太倉以倭亂奉旨討賊自效祥十餘人從偶戰敗皆散獨祥不去公曰



我死 國分也爾何爲乎祥曰公死 國小人死公亦分也竟殿公後公過橋而寇已登橋祥慮公必不免奮死下橋肩而摧之橋壞寇墮水死者六人公得免已而屢捷進公郡丞討賊如故一日與儕輩酌於郊寺中祥忽大呼曰寇至矣蓋其全氣見也衆囂騎從皆失忽有乘馬過者祥推墮其人以馬乘公而親執其銜馳躍如雲人馬足皆不在地及抵城祥嘔血數升他馳者迷道皆遇寇死祥識道故又得免一日與寇對壘寇悉銳攻我軍鋒少却公堅壁而祥又常翼公寇不得進已因奮擊得大捷又一日傳餐舟中公忽心動曰寇至矣祥佐公登小舟走未交睫而大舟爲虜據矣祥又以識避地

得免而地走者又多遇寇死公在海上大小三十餘戰斬首虜三千二百有奇祥未嘗不從屢經險得脫祥力居多事平以爲郡掾公橐常無饒而未嘗不與共有無後以大中丞爲國平三大難語及輒垂涕念之祥真義士而才力亦足相副較之任安馮驩失勢不去其難十倍未可以細小人忽之亦可覘公之善撫士卒能得人死力有古名將風矣

義物

孫供奉 唐昭宗時有猴號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温篡位欲猴起居不從徑趨温所奮擊温殺之平陽林景熙謂李陵事虜馮道濫祿不若此物也

義蜂 楊遂菴名一清官閣老嘉靖初年致政歸林一日遊鎮江之北固山偶見群蜂擁蜂王出遊遇鷺鳥攫蜂王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遂菴令其家伴瘞焉表其封曰義蜂塚親作文祭之夫忠義者人之良心縉紳惟君父之難而不卒所事者避害之私障之也然爲士君子不早見幾至于危迫而又甘心事仇豈其蜂之不若哉

金絲犬 沈處士恒吉吳郡人嘗蓄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卧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物之義如此

白犬

秦邦家畜也永樂初邦家饒裕一子尚幼好貨殖

至四十將買舟貿易于京卜之不利妻許氏苦諫不聽邦家畜一白犬數年相隨出入甚有靈性是日解纜犬忽呼號躑躅躍入舟中啣邦衣裾若阻行者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張家灣夜邦與舟人卧于蓬底有寇王甲王乙者率兇徒各執利刃登舟俱被刺死于水惟白犬從後艙躍出啣乙右手幾殞王乙持刃逐犬犬赴水遁二賊悉擄舟費埋邦屍于水泝而去犬潛尾二賊到家默認其處晝則乞食夜伏水次守邦如是數月人皆異之未幾巡河御史呂希聖駐節見白犬號呼岸傍狀如泣訴希聖異之曰此處必有寃令吏卒從犬足爬地

處掘之果見邦屍犬悲號屍傍不去希望曰此必故主  
被人謀害但不知克身何在犬能指其處乎犬搖首遂  
行命吏卒隨之里許至一室二賊方與衆親會飲犬徑  
入先啣王甲衣裾次啣王乙足履吏卒執縛二賊至御  
史案前拷掠未服希望狐疑之際忽一人啼哭而至訴  
曰某乃秦邦僕也吾主貿易于此被二賊劫財殺主某  
亦被刺落水幸而不死此屍即吾主也二賊遂伏罪希  
望問成案牘秦聞處斬尋追賊給主遐邇神之其僕扶  
昇王柩還鄉白犬亦隨到家晝夜踰伏柩側時或悲號  
見者墮淚許氏卜宅兆安厝白犬隨柩至墳營塋甫畢  
犬忽顛狂觸樹而死許氏義之埋犬塚傍許氏一貞自

中獨力  
主皆上

教子遂成名儒家業益厚享年七十八而終亦

受旌表

秦吉了 瀘南人所畜鳥也能作人言夷酋欲買以錢十  
萬貫其人告以貧欲賣汝秦吉了曰我漢也不願入蠻  
夷遂不食而死

義猴 山西督學汪公可受黃梅人嘗令金華有丐者作  
猴戲乞錢遂飽所欲旁一丐者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  
酒誘至破窰內椎殺之繩其猴從已亦作戲乞錢而公  
呼導聲至猴即齧繩斷脫走赴公前作訴冤狀公令人  
隨之至破窰內得屍又令人行捕得後丐者鞫問伏辜  
杖之死方焚前丐者屍烈焰始發猴又號鳴赴火抱屍

共爲煨燼

蝻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權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蝻  
蝻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公異之下輿步視而  
蝻皆跳躑爲前導至田間三屍壘焉公有力手挈二  
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遂巡間復活曰我商也道  
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蝻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  
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乃放生地也  
我從之至此不虞斧出遂被害二僕有腰纏求之不獲  
必解金與購而纍纍者見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丞  
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崑玉一訊皆吐實  
抵死腰纏歸商

義猪

萬曆初蘇之游墅關王序三家養一猪有年一日

啣其主衣裙行異之隨其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兩  
家遂大饒自是德猪飼以香飯澡以淨泉衣綿簾氈一  
十年大可比牛遠近皆來借觀而稱其家金爲猪金後  
死棺殮祭奠如人又里中江一家父亡而猪生尋夢父  
稱言此猪即汝父其子倍加愛養不忍殺宰至八年肥  
大不可行人競觀之丁酉始死

義猫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空室出避家獨

一猫催租者持去賣與閭門徽舖客頗愛玩之已及年  
餘忽小民過其地人叢嘈雜中猫躍入其懷爲舖中人  
見奪之而去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小民卧舟中聞蓬

間有聲視之猫也口啣一綾悅內有金五兩餘小民貧甚得金大喜適有賣魚者買以飼猫不已遂傷腹以死人謂是義猫或償前世債債完死耳

義鴉 盱眙有商乘蹇驅蹇者隨其後見二鴉爭枝墜地偶攫其一商曰是不足當一鬻可縱之去吾以一鬻資給汝可乎曰然商發裹而金見頗饒其人遂生盜心前途近夜僻寂摧商墮地用鞭靴撞其喉死倒置之深窞中挈裹去明發鴉噪邑令堂上如有所訴令遣健卒隨之往得窞屍取鞭以歸然莫知誰何鴉復導至驅蹇者家其人甫歸金尚未發見鞭色阻吐實令以抵死而養鴉籠中每就讞諸大吏鴉皆從以鬻距示意焉

義犬 鐵嶺劉釗家所畜出入必從釗常以一馬負薪山中犬亦從至是獨歸向釗子國勳鳴躍不已勳異之隨其所往見釗為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勳為營葬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扶土及棺死其旁

獵犬 遼人錢良用家所畜每携之出獵所獲必多黠夜忽躍起啣良用衣引入至林薄間亦自伏無聲已而虜騎至惟良用以匿免蓋虜騎氣動而犬先覺也有蕭氏愛是犬重貲購得之經年犬不為用復以返良用良用貧貲廢不能償以語犬令隨之去犬始為蕭氏用仍多獲焉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三 三十三 四百十  
黃牡 乃鐵嶺人陳甫家養馬也甫嗜酒嘗乘以出醉卧  
道上則馬爲守禦人稍近輒蹄齧之如此者十數年如  
一日甫常後衆客歸人憂之衆客曰無傷甫有馬代僕  
也馬卒甫哭之慟

義駒 隨州村人養馬也有牝馬生一駒駒長使交其牝  
駒嘶鳴奔走百計強之不從養馬者知其識毋遂赭牝  
馬之色寘諸暗室迫脅之交焉旦而洗其赭駒始覺輒  
悲鳴數日不食而死里中人聞且見者咸義之聞之州  
守載州志中

高犬 浙西某子甲與某子乙隣居甲擁官勢張甚貪殘  
無已乙席父產稱饒甲常朵願會甲失盜因誣乙爲窩

主皆吐所有皆爲已贓悉乾沒之而乙亦斃獄中先是  
乙有高犬頗善鳴噬乙憐愛之自是嘗往甲家就食甲  
亦善畜之而夜則歸故宅垂首悲泣又復作詬聲人無  
不異之者年餘甲有疾方卧牀犬忽跳躍上牀噬其頭  
斷其喉家人驚救加刃斷犬首而其齒切切猶有聲

